二程粹言

〔宋〕程颢、程颐

杨时整理

卷一 论道篇

1. 子曰：道外无物，物外无道。在父子则亲，在君臣则敬。有适有莫，于道已为有间，又况夫毁发而弃人伦者乎？
2. 子曰：立言所以明道也。言之而知德者厌之，不知德者惑之，何也？由涉道不深，素无涵蓄尔。
3. 子曰：传道为难，续之亦不易，有一字之差，则失其本旨矣。或谓惟太虚为虚。子曰：无非理也，惟理为实。或曰：莫大于太虚。曰：有形则有小大，太虚何小大之可言？
4. 子曰：有者不可谓之无，犹人知识闻见，历数十年之后，一旦念之，昭昭然于心，谓之无者，非也，谓之有者，果安在哉？
5. 或问：诚者，专意之谓乎？子曰：诚者，实理也，专意何足以尽之？吕大临曰：信哉！实有是理，故实有是物；实有是物，故实有是用；实有是用，故实有是心；实有是心，故实有是事。故曰：诚者，实理也。
6. 或问：介甫有言，尽人道谓之仁，尽天道谓之圣。子曰：言乎一事，必分为二，介甫之学也。道一也，未有尽人而不尽天者也，以天人为二，非道也。子云谓“通天地而不通人曰伎”，亦犹是也。或曰：乾，天道也；坤，地道也。论其体则天尊地卑，其道则无二也，岂有通天地而不通人？如止云通天文地理，虽不能之，何害为儒？
7. 子曰：上天之载，无声无臭之可闻，其体则谓之易，其理则谓之道，其命在人则谓之性，其用无穷则谓之神，一而已矣。
8. 子曰：阴之道非小人也，其害阳则小人也，其助阳成物则君子也。利非不善也，其害义则不善也，其和义则非不善也。
9. 子曰：诚则无不敬，未至于诚，则敬然后诚。
10. 子曰：诚无不动者，修身则身正，治事则事理，临人则人化，无往而不得志之正也。
11. 或问：子所定昏礼，有婿往谢之仪，何谓也？子曰：是时也，以今视古，气之淳漓不同矣。今人之寿夭貌象，与古亦异，而冕服俎豆未必可称也。圣人之主化，犹禹之治水耳，顺之而不逆，宜遵之而不违。随时之义，亦因有此焉。
12. 子曰：天下之害，皆以远本而末胜也。峻宇雕墙，本于宫室；酒池肉林，本于饮食；淫酷残忍，本于刑罚；穷兵黩武，本于征伐。先王治其本者，天理也；后王流于末者，人欲也。损人欲以复天理，圣人之教也。或曰：然则未可尽去乎？曰：本末一道也。父子主恩，必有严顺之理；君臣主敬，必有承接之仪。礼逊有节，非威仪则不行；尊卑有序，非物采则无别。文之与质，相须而不可缺也。及夫末胜而本丧，则宁远浮华而质朴之为贵尔。
13. 子曰：纯于敬，则己与理一，无可克者，无可复者。
14. 子曰：质必有文，自然之理也；理必有对，生生之本也。有上则有下，有此则有彼，有质则有文。一不独立，二必为文。非知道者，孰能识之？
15. 子曰：佛者之学，若有止则有用。
16. 子曰：观生理可以知道。
17. 子曰：至诚感通之道，惟知道者识之。
18. 子曰：仁道难名，惟公近之，非指公为仁也。
19. 子曰：圣人以生死为常事，无可惧者。佛者之学，本于畏死，故言之不已，下愚之人故易以其说自恐。至于学禅，虽异于是，然终归于此，盖皆利心也。或曰：本以利心得之耶？抑亦利心求之而有失也？子曰：本以利心得之，故学者亦以利心失之也。庄生所谓无常化者，亦若是尔。
20. 韩侍郎曰：道无真假。子曰：既无真，则是假尔；既无假，则是真矣，真假皆无，尚何有哉？必曰是者为真，非者为假，不亦显然而易明乎？
21. 子谓门人曰：于佛氏之说不必穷也，苟欲穷之，而未能穷，则与之俱化矣。曰：然则何以能不疑？曰：曷不以其迹考之？其迹如是，其心何如哉！岂可取其迹而不求其心，探其心而不考其迹也。心迹犹形影，无可判之理，王仲淹之言非也，助佛氏之说者，必曰不当以其迹观之，吾不信也。
22. 子曰：义利云者，公与私之异也，较计之心一萌，斯为利矣。
23. 子曰：便儇佼厉之人，去道远而。
24. 子曰：公者仁之理，恕者仁之施，爱者仁之用。子厚曰诚，一物也。
25. 子曰：苟非至诚，虽建功立业，亦出于事为浮气，其能久乎？
26. 或问：学者多流于释氏之说，何也？子曰：不致知也。知之既至，孰得而移之？知玉之为宝，则人不能以石乱之矣；知醴之为甘，则人不能以蘗乱之矣；知圣人为大中至正，则释氏不能以说惑之矣。
27. 或谓佛氏所谓定，岂圣人所谓止乎？子曰：定则忘物而无所为也，止则物自付物，各得其所，而我无与也。
28. 子曰：天地不相遇则万物不生，君臣不相遇则政治不兴，圣贤不相遇则道德不亨，事物不相遇则功用不成，遇之道大矣哉！
29. 子曰：至公无私，大同无我，虽眇然一身，在天地之间，而与天地无以异也，夫何疑焉？佛者厌苦根尘，是则自利而已。
30. 子曰：能明善，斯可谓明也已；能守善，斯可谓诚也已。
31. 或问：孝悌为仁之本与？子曰：行仁自孝弟始，孝弟，仁之事也。仁，性也；孝弟，用也。谓孝弟为行仁之本则可，直曰仁之本则不可。
32. 或问：仁与圣何以异？子曰：仁可以通上下而言。圣，名其极也。有人于此，一言一行仁矣，亦可谓之仁，而不可谓之圣。至于尽人道者，必谓之圣，而亦可谓之仁。
33. 子曰：仁者天下之正理，失正理则无序而不和。
34. 或问敬。子曰：主一之谓敬。何谓一？子曰：无适之谓一。何以能见一以主之？子曰：齐庄整敕，其心存焉；涵养纯熟，其理著矣。
35. 子曰：忠恕犹曰中庸，不可偏举。
36. 子曰：至诚事亲，则成人子；至诚事君，则成人臣，无不诚者，故曰“诚者，自成也”。
37. 或问：中庸可择乎？子曰：既博学之，又审问之，又谨思之，又明辨之，所以识中庸之理而不差忒，奚为而不择？
38. 子曰：存道者，心无老少之异；行道者，身老则衰，故孔子曰“吾衰也久矣”。
39. 子曰：仁者必爱，指爱为仁则不可；不仁者无所知觉，指知觉为仁则不可。
40. 子曰：可欲莫如善，以有诸己为贵，若存若亡焉，而不为物所诱、俗所移者，吾未之见也。
41. 子曰：敬以直内，义以方外，仁也。不可曰以敬直内，以义方外。谓之敬义者，犹曰行仁义云耳，何直之有？所谓直也者，必有事而勿正心是也。敬以直内，义以方外，与物同矣。故曰“敬义立而德不孤”，推而放诸四海而准。
42. 子曰：守道当确然而不变，得正则远邪，就非则违是，无两从之理。
43. 子谓学者曰：夫道，恢然而广大，渊然而深奥，于何所用其力乎？惟立诚，然后有可居之地，无忠信则无物。
44. 子曰：理素定，则能见几而作；不明于理，何几之能见？
45. 或问：四端不言信，何也？子曰：有不信，故言有信。譬之四方，其位已定，何不信之有？若以东为西，以南为北，斯不信矣。是故四端不言信。
46. 刘安节问：仁与心何异？子曰：于所主曰心，名其德曰仁。曰：谓仁者心之用乎？子曰：不可。“然则犹五谷之种，待阳气而生乎？”子曰：阳气所发，犹之情也；心犹种焉，其生之德是为仁也。
47. 子曰：敬则无间断，文王之纯如此。
48. 子曰：礼者，人之规范。守礼，所以立身也。安礼而和乐，斯为盛德矣。
49. 子曰：无道而得富贵，其为可耻，人皆知之，而不处焉，惟特立者能之。
50. 子曰：子厚以清虚一大名天道，是以器言，非形而上者。
51. 子曰：今之语道者，语高则遗卑，语本则遗末。《孟子》之书，虽所记不主一端，然无精粗之分，通贯言之，蔑不尽者。
52. 子曰：凡志于求道者，可谓诚心矣。欲速助长而不中理，反不诚矣。故求道而有迫切之心，虽得之，必失之。观天地之化，一息不留，疑于速也，然寒暑之变极微，曷尝遽哉？
53. 子曰：语默犹昼夜尔，死生犹古今尔。
54. 子曰：仁则一，不仁则二。
55. 子曰：一德立则百善从之。
56. 子曰：无一亦无三。故曰“三人行则损一人，一人行则得其友”，是二而已。
57. 子曰：天以生为道。
58. 或问：理义何以异？子曰：在物为理，处物为义。
59. 子曰：形而上者，存于洒扫应对之间，理无小大故也。
60. 子曰：理有盛衰，有消长，有盈益，有虚损。顺之则吉，逆之则凶。君子随时所尚，所以事天也。
61. 子曰：理，善莫过于中，中则无不正者，而正未必得中也。
62. 或问仁。子曰：圣贤言仁多矣，会观而体认之，其必有见矣。韩文公曰：博爱之谓仁。爱，情也；仁，性也。仁者固博爱，以博爱为尽仁则不可。
63. 或问：何谓忠？何谓恕？子曰：“维天之命，于穆不已”，忠也；“天地变化，草木蕃”，恕也。
64. 子曰：不偏之谓中。一物之不该，一事之不为，一息之不存，非中也，以中无偏故也。此道也，常而不可易，故既曰中，又曰庸也。
65. 或问：商开丘之事，信乎？子曰：大道不明于天下，庄、列之徒窥测而言之者也。
66. 或曰：蹈水火白刃而无伤，巫师亦或能之，岂在诚乎？子曰：彼以邪心诡道为之，常怀欺人之意，何诚之有？曰：然则其能者何也？子曰：西方有幻术焉，凡其所谓变化神通，以骇众人之耳目者，皆幻也。巫师所能，乃其余绪耳。
67. 子曰：异端之说，虽小道，必有可观也，然其流必害，故不可以一言之中、一事之善而兼取其大体也。夫杨墨亦是尧舜而非桀纣，其是非岂不当乎？其所以是非之意，盖窃吾之似，欲成其说耳。
68. 子曰：介甫之言道，以文焉耳矣。言道如此，己则不能，然是己与道二也。夫有道者不矜于文学之门，启口容声，皆至德也。
69. 子曰：世之学者未尝知权之义，于理所不可，则曰姑从权，是以权为变诈之术而已也。夫临事之际，称轻重而处之，以合于义，是之谓权，岂拂经之道哉？
70. 或问：信在四端，犹土王四季乎？子曰：信无在无不在，在《易》则至理也，在《孟子》则配道义之气也。
71. 或问：夫子曰有已发之中，有未发之中，中有二耶？子曰：非也。发而中节，是亦中也。对中而言之，则谓之和可也，以其发故也。
72. 子谓子厚曰：道者，天下之公也，而学者欲立私说，何也？子厚曰：心不广也。子曰：彼亦是美事，好而为之，不知乃所当为，强私之也。
73. 子曰：因人情而节文之者，礼也；行之而人情宜之者，义也。或问：喜怒哀乐未发之时，耳无所闻，目无所见乎？曰：虽无闻见，而闻见之理自存，汝于静也，何如？对曰：谓之有物则不可，然昭昭乎有所知觉也。子曰：有是觉则是动矣。曰：夫子于喜怒哀乐之未发也，谓静而已乎？子曰：汝必从事于敬以直内，则知而得之矣。曰：何以未发言中？子曰：敬而无失，所以中也。凡事事物物皆有自然之中，若俟人为布置，则不中矣。
74. 子曰：或言方有内外，是有间矣。道无间，方无内外。
75. 或问：何谓时中？子曰：犹之过门不入，在禹稷之世为中也；时而居陋巷，则过门不入非中矣。居于陋巷，在颜子之时为中也；时而当过门不入，则居于陋巷非中矣。盖以事言之，有时而中；以道言之，何时而不中也？
76. 或问：外物宜恶诸？子曰：于道而无所见，则累与恶皆不得免焉，盖亦原其当有当无尔。当有也，何恶之有？当无也，何绝之有？
77. 子曰：理者，礼也，文也；礼者，实也，本也；文者，华也，末也。理文若二，而一道也，文过则奢，实过则俭。奢自文至，俭自实生，形影之类也。
78. 子曰：昔圣人谓，“立人之道曰仁与义”。“仁者，人也，亲亲为大”，唯能亲亲，故自吾老幼以及人之老幼。“义者，宜也，尊贤为大”，唯能尊贤，故贤者在位，能者在职。仁义，尽人之道矣。
79. 子曰：视听言动一于礼谓之仁。
80. 子曰：信不足以尽诚，犹爱不足以尽仁也。
81. 子曰：昼夜者，死生之道也。知生之道则知死矣，尽人之道则能事鬼矣。死生、人鬼，一而二、二而一者也。
82. 子曰：仕止久速惟其可，不执于一，故曰“君子而时中也”。喜怒哀乐之未发，寂然不动，故曰“天下之大本也”。
83. 子曰：能尽饮食言语之道，则能尽出处去就之道矣；能尽出处去就之道，则能尽死生之道矣，其致一也。
84. 子曰：有形皆器也，无形惟道。
85. 子曰：凡执守不定者，皆不仁也。
86. 子曰：释氏言定，异乎圣人之言止。夫于有美恶因而美恶之，美恶在物，我无心焉。苟曰吾之定，不预于物，然物未尝忘也。圣人曰：止随其所止而止之，止其所也。
87. 子曰：中无定方，故不可执一。今以四方之中为中，则一方无中乎？以中外之中为中，则当外无中乎？故自室而观之，有室之中，而自堂观之，则室非中矣；自堂观之，有堂之中，而自庭观之，则堂非中矣。
88. 子曰：集义生气，方其未养也，气自气尔。惟集义以生，则气与义合，无非道也。合非所以言气，自其未养言之也。
89. 或问：集义必于行事，非行事则无所集矣。子曰：内外一事，岂独事欲合义也？
90. 又问：敬以直内，其能不用意乎？子曰：其始安得不用意也？久而成焉，意亡矣。又问：必有事焉者，其惟敬而已乎？子曰：敬以涵养也。集义，然后为有事也。知敬而不知集义，不几于兀然无所为者乎？
91. 子曰：佛氏之道，一务上达而无下学，本末间断，非道也。
92. 子曰：杨墨之害，甚于申韩；佛氏之害，甚于杨墨。
93. 子曰：《论语》所载，其犹权衡尺度欤！能以是揆事物者，长短轻重较然自见矣。
94. 子曰：敬则虚静，而虚静非敬也。
95. 子曰：一不敬，则私欲万端生焉，害仁此为大。
96. 子曰：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，莫非我也。知其皆我，何所不尽？不能有诸己，则其与天地万物岂特相去千万而已哉？
97. 子曰：仁孝之理，备于《西铭》之言，学者斯须不在是，即与仁孝远矣。
98. 子曰：无不敬者，对越上帝之道也。
99. 子曰：顺理则无忧。
100. 子曰：老子语道德而杂权诈，本末舛矣，申韩张苏皆其流之弊也。申韩原道德之意而为刑名，后世犹或师之，苏张得权诈之说而为纵横，其失益远矣，今是以无传焉。
101. 或问：释氏有事事无碍，譬如镜灯，包含万象无有穷尽也，此理有诸？子曰：佛氏善侈大其说也。今一言以蔽之，曰万物一理耳。夫百氏诸子，未有不善道德仁义者，考其归宿，则异乎圣人也。佛氏其辞皆善遁，今即其言而究之，则必曰吾不为是也。夫已出诸其口，载之于书矣，遁将何之？
102. 子曰：佛之所谓世网者，圣人所谓秉彝也。尽去其秉彝然后为道，佛之所谓至教也，而秉彝终不可得而去也。耳闻目见，饮食男女之欲，喜怒哀乐之变，皆其性之自然，今其言曰必尽绝是然后得天真，吾多见其丧天真矣。学者戒之谨之，至于自信，然后彼不能乱矣。
103. 或问：爱何以非仁？子曰：爱出于情，仁则性也。仁者无偏照，是必爱之。
104. 子曰：谦者，治益之道。
105. 子曰：离阴阳则无道。阴阳，气也，形而下也；道，太虚也，形而上也。
106. 子曰：道无体而义有方。
107. 或问：释氏有言下觉，何如？子曰：何必浮屠氏，孟子言之矣，以先知觉后知，以先觉觉后觉。知者，知此事也；觉者，觉此理也。
108. 或问：变与化何别？王氏谓因形移易谓之变，离形顿革谓之化，疑其说之善也。子曰：非也。变，未离其体也；化则旧迹尽忘，自然而已矣。故曰“动则变，变则化”；“惟天下至诚为能化”。
109. 子曰：尽己无歉为忠，体物无违为信，表里之义也。
110. 子曰：动静无端，阴阳无始，非知道者，孰能识之。
111. 子曰：莫大于道，莫妙于神。至大至妙，宜若难言也，圣人语之，犹常事尔。使学者玩而索之，故其味长。释氏之言夸张闳侈，将以骇人耳目而动其心，意已尽而言未已，故其味短。
112. 子曰：圣人公心，尽天地万物之理，各当其分，故其道平直而易行。佛氏厌苦弃舍，造作费力，皆非自然，故失之远。
113. 子曰：佛氏求道，犹以管窥天，惟务上见而不烛四旁，是以事至则不能变。
114. 子曰：中庸，天理也。不极天理之高明，不足以道乎中庸。中庸乃高明之极耳，非二致也。
115. 子曰：予夺翕张，理所有也，而老子之言非也。与之之意，乃在乎取之；张之之意，乃在乎翕之，权诈之术也。
116. 子曰：礼乐大矣！然于进退之间，则已得情性之正。
117. 子曰：一二而合为三，三见则一二亡矣；离三而为一二，一二见而三亡矣。方为一二而求三，既已成三，又求一二，是不知理。
118. 子曰：善恶皆天理，谓之恶者，或过或不及，无非恶也，杨墨之类是也。
119. 子曰：以气明道，气亦形而下者耳。
120. 子曰：静中有动，动中有静，故曰“动静一源”。
121. 子曰：气充则理正，正则不私，不私之至则神。
122. 或问：何谓诚？何谓道乎？子曰：自性言之为诚，自理言之为道，其实一也。
123. 子曰：中无定体，惟达权然后能执之。
124. 子曰：至显莫如理。昔有人鼓琴而见螳螂捕蝉者，或人闻之而曰：琴胡为有杀声也？夫杀在物，见在心，而听者以声知之，非至显欤？
125. 子曰：道不远，人不可须臾离也，此特为始学者言之耳。论道之极，无远也，无近也，无可离，不可离也。
126. 子曰：使万物无一失所者，斯天理中而已。
127. 子曰：人为不善于幽隐之中者，谓人莫己知也，而天理不可欺，何显如之？或曰：是犹杨震所谓四知者乎？子曰：几矣。虽然，人我之知，犹有分也，天地则无二知也。
128. 吕大临曰：中者，道之所由出也。子曰：非也。大临曰：所谓道也，性也，中也，和也，名虽不同，混之则一欤？子曰：中即道也。汝以道出于中也，是道之于中也，又为一物矣。在天曰命，在人曰性，循性曰道，各有当也。大本言其体，达道言其用，乌得混而一之乎？大临曰：中即性也，循性而行，无非道者，则由中而出莫非道也，岂为性中又有中哉？子曰：性道可以合一而言，中不可并性而一。中也者，状性与道之言也，犹称天圆地方，而不可谓方圆即天地。方圆不可谓之天地，则万物非出于方圆矣；中不可谓之性，则道非出于中矣。中之为义，自过与不及而立名，而指中为性，可乎？性不可容声而论也，率性之谓道，则无不中也。故称中，所以形容之也。大临曰：喜怒哀乐之未发，赤子之心至虚无倚，岂非中乎？此心所发，无往而不中，大人不失赤子之心，所谓允执厥中也。子曰：赤子之心，已发而未远于中者也，而尔指为中，是不明大本也。大临曰：圣人智周万物，赤子未有所知，其心固不同也。孟子所言，特取其纯一无伪，可与圣人同尔，非谓无毫发之异也。无过不及之谓中，何从而知之乎？求之此心而已。此心之动，出入无时，何从而守之乎？求之喜怒哀乐未发之际而已。当是时也，至虚不倚，纯一无伪，以应万物之变，何往而非礼义哉？故大临以赤子之心为中，而曰中者道之所由出也。子曰：非谓无毫发之异，斯异矣，大本则无异。尔于喜怒哀乐未发之际而求中之中，去中不亦远乎？大临曰：然则夫子以赤子之心为已发者，而未发之时，谓之无心可乎？子曰：心一也，有指体而言者，寂然不动是也，有指用而言者，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是也，在人所见何如耳。论愈析微则愈易差失，言之未莹则亦择之未精耳。大临曰：此则浅陋之罪也，敢不承教？

卷二 论学篇

1. 子曰：识道以智为先，入道以敬为本。夫人测其心者，茫茫然也，将治心而不知其方者，寇贼然也。天下无一物非吾度内者，故敬为学之大要。
2. 子曰：学必先知仁。知之矣，敬以存之而已。存而不失者，心本无懈，何事于防闲也？理义益明，何事于思索也？斯道也，与物无对，大不足以明之。天地之用即我之用也，万物之体即我之体也。
3. 子曰：行失即恶，亦改之而已；事失即乱，亦治之而已。苟非自弃，皆君子也。
4. 子曰：犯而校者，私己也；不校者，乐天也。或曰：然则无当报者乎？子曰：其有报也，亦循理而已。
5. 子曰：所处于贫贱，虽贫贱未尝不乐。不然，虽富贵亦常歉然不自得。故曰：莫大于理，莫重于义。
6. 子曰：弹琴而心不在焉，则不成声。故曰：琴者，禁邪心也。
7. 苏昺问：修辞何以立诚？子曰：苟以修饰言语为心，是伪而已。
8. 子曰：视听言动无非天也，知其正与妄，斯善学矣。
9. 子曰：世俗之言多失，正如吴楚失之轻，赵魏失之重。既通乎众，尽正之而不得，则君子去其甚者而已。
10. 子曰：有过必改，罪己是也，改而已矣。常有歉悔之意，则反为心害。
11. 子曰：学者欲得正，必以颜子为准的。
12. 苏洵曰：平居讲习，殆空言也，何益？不若治经传道，为居业之实耳。子曰：讲习而无益，盖未尝有得耳。治经固学之事，苟非自有所得，则虽五经亦空言耳。
13. 子曰：射法具而彀不满、发不中，未正内志耳。
14. 子曰：今之学者有三弊，溺于文章，牵于训诂，惑于异端。苟无三者，则将安归？必趋于圣人之道矣。
15. 或问：有反身而未诚者何？子曰：是视身之与诚犹二物也，必以己合彼，非能诚矣。夫身既不诚，则无乐矣。
16. 子谓刘安节曰：善学者进德，不有异于缀文者耶？有德矣，动无不利，为无不成，何有不文？若缀文之士，不专则不工，专则志局于此，又安能与天地同其大乎？吕大临有言，学如元凯，未免成癖；文似相如，未免类俳。今之为文者，一意于词章藻绘之美，务悦人耳目，非俳优而何？
17. 子曰：能守节，善矣，亦贵乎适中而已。节而过中，是谓苦节，安能常且久耶？
18. 子曰：妄动由有欲。妄动而得者，其必妄动而失，一失也。其得之必失之，二失也。况有凶咎随之乎？是故妄得之福，灾亦随焉；妄得之得，失亦继焉。苟或知此，亦庶几乎不由欲而动矣。
19. 子曰：于上深有所望，于下深有所责，其处己则莫不恕也，而可乎？
20. 子曰：言行不足以动人，临事而倦且怠，皆诚不至也。
21. 子曰：人之智思因神以发，智短思（敞），神不会也。会神必有道。
22. 子曰：古人谓心广洪大无偏而不起之处得见其人，亦可与语矣。
23. 韩公与子坐，惜日之暮，喟然而叹。子曰：常理也，古犹今也，而何叹？曰：老而将去也。子曰：勿去可也。曰：奈何而勿去？子曰：不能则去矣。
24. 子曰：斟酌古今而去取之，非心有权度、卓然不疑者，未能差忒。
25. 子曰：可观莫如万物之生意。
26. 子曰：处患难，知其无可奈何，遂放意而不反，是岂安于义命者。
27. 子曰：知过而能改，闻善而能用，克己而从义，其刚明者乎？
28. 子曰：饥而食，渴而饮，冬而裘，夏而葛，苟有一毫私意于其间，即废天职。
29. 子曰：学礼义，考制度，必求圣人之意。得其意，则可以沿革矣。
30. 或问入道之功。子曰：立志。志立则有本，譬之艺木，由毫末拱把至于合抱而干云者，有本故也。
31. 子曰：学者有所闻而不著乎心，不见乎行，则其所闻固自他人之言耳，于己何与焉？
32. 子曰：思索经义，不能于简策之外脱然有独见，资之何由深？居之何由安？非特误己，亦且误人也。
33. 或问：有人少而勇，老而怯；少而廉，老而贪，何为其然也？子曰：志不立，为气所使故也。志胜气则一定而不可变也。曾子易箦之际，其气微可知也，惟其志既坚定，则虽死生之际，亦不为之动也，况老少之异乎？
34. 或问：人有日记万言，或妙绝技艺者，是可学乎？子曰：不可。才可勉而少进，钝者不可使利也。惟积学明理，既久而气质变焉，则暗者必明，弱者必立矣。
35. 或问：为养而求仕，不免忧得失，将何以免此？子曰：志胜气，义处命，则无忧矣。曰：在己可免也，而亲不悦，奈何？子曰：为己为亲，非二事也，其如命何？人苟不知命，见利必趋，遇难必避，得丧必动，其异于小人者几希。圣人曰命云者，为中人而设也，上智之士，惟义之安。虽曰求而得之，然安于义而无求，此乐天者之事也。至于闻有命而不能安之，则每下矣。
36. 或问：为文有害于大学之道乎？子曰：是其为业也，不专则不工也，专则志局于此，斯害也已。学以养心，奚以文为？《五经》之言，非圣人有意于文也，至蕴所发，自然而成也。
37. 或问：游夏以文学称，何也？曰：汝谓其执简秉笔，从事于词章之技乎？
38. 子曰：读书将以穷理，将以致用也。今或滞心于章句之末，则无所用也，此学者之大患。
39. 子曰：利者，众之所同欲也。专欲利己，其害大矣。贪之甚，则昏蔽而忘理义；求之极，则争夺而致怨。
40. 子曰：学者自治，极于刚，则守道愈固；勇于进，则迁善愈速。
41. 子曰：达理，故乐天而不竞；内充，故退逊而不矜。
42. 子曰：物聚而无以养之，则不能存息矣。故君子动静节宜，所以养生也；饮食衣服，所以养形也；威仪行动，所以养德也；推己及物，所以养人也。养道之所贵，惟正而已矣。
43. 子曰：言不可以不谨，伤于易则诞，伤于烦则支，己肆则物忤，出悖则来违，君子所以非法不道也。
44. 子曰：射中鹄，舞中节，御中度，皆诚也。
45. 子曰：赴汤火，蹈白刃，武夫之勇可能也。克己自胜，君子之大勇不可能也。
46. 子曰：凡夫之过多矣，能改之者，犹无过也。惟识趣污下之人，其改之为最难，故其过最甚。
47. 子曰：始于致知，智之事也。行所知而极其至，圣之事也。
48. 子曰：学者好为高论，犹贫人谈金，辨其体色，权其轻重，商其贵贱，其言未必非也，然终不如富人之有金，未尝言金之美也。
49. 子曰：进学莫先乎致知，养心莫大乎理义。
50. 王彦霖曰：人之于善也，必其诚心欲为，然后有所得。其不欲，不可以强人也。子曰：是不然。任其自为，听其不为，则中人以下，自弃自暴者众矣。圣人所以贵于立教也。
51. 彦霖再问：立德进德当何先？子曰：有既立而益进者，上也；有勇而至于立者，次也。
52. 或问：必有事焉者，其敬而已乎？子曰：敬所以涵养也。集义，所谓必有事也。不知集义，是为无事也。曰：义者，中理之谓乎？子曰：中理见乎事，敬在心，义在方外，然后中理矣。曰：义与敬何以异？子曰：敬，所以持守也。有是有非，顺理而行者，义也。曰：敬犹静欤？子曰：言静则老氏之学也。
53. 子曰：处屯难之时，而有致亨之道，其惟正固乎？凡处难能守正而不变者，鲜矣。
54. 子曰：百工治器，必贵于有用。器而不可用，工不为也。学而无用，学将何为也？
55. 子曰：学而未有所知者，譬犹人之方醉也，亦何所不至？及其既醒，必惕然而耻矣。醒而不以为耻，末如之何也。
56. 子谓周行己曰：今之进学者如登山，方于平易，皆能阔步，而一遇峻险则止矣。
57. 子曰：根本既立，然后可以趋向。趋向既立矣，而所造有深浅不同者，勉与不勉故也。
58. 子曰：不诚则有累，诚则无累。
59. 子曰：学之而不养，养之而不存，是空言也。
60. 子曰：重任必强脊膂之人乃能胜。
61. 子曰：义有至精，理有至奥，能自得之，可谓善学矣。
62. 子曰：自得而至于无我者，凡善言美行，无非所过之化也。
63. 子曰：学至涵养，其所得而至于乐，则清明高远矣。
64. 子曰：学而不自得，则至老而益衰。
65. 子曰：力学而得之，必充广而行之。不然者，局局其守耳。
66. 子曰：语学者以其所未至，不惟所闻不深，亦易忽于理。
67. 子曰：见之既明，养之既熟，泰然而行之，其进曷御焉？
68. 子曰：识必见于行。如行道涂，涉暗阻，非日月之光，炬火之照，则不可进矣。故君子贵有识，力学穷理则识益明，照知不惑乃益敏矣。
69. 子曰：言而不行，自欺孰甚焉？
70. 子曰：动以人则有妄动，动以天则无妄。
71. 子曰：教人者养其善心则恶自消，治民者导以敬逊则争自止。
72. 子曰：学必激昂自进，不至于成德，不敢安也。
73. 或问：今有志于学，而知识蒙蔽，力不能胜其任，则如之何？曰：致知则明，明则无不胜其任者，在勉强而已。
74. 子曰：人之于学，避其所难，而姑为其易者，斯自弃也已。大学者必志于大道，以圣人自期，而犹有不至者焉。
75. 子曰：以富贵骄人者，固不美矣，以学问骄人者，其害岂小哉？
76. 子曰：学者当务实，一有近名之心，则大本已失，尚何所学哉？或曰：不犹贤于为利者乎？子曰：清污虽不齐，而其利心则一也。“然则没世而名不称，孔子何为而疾之也？”子曰：非为求名也，为无善可称耳。
77. 或问：日新者益进乎？抑谓无弊而已乎？子曰：有进意而求益者必日新。
78. 或问：因苦学失心者，何也？子曰：未之闻也。善学者之于心，治其乱，收其放，明其蔽，安其危，曾谓为心害乎？
79. 子曰：不知天，则于人之贤否愚智有所不知；虽知之，有所不尽，故学以知天为本。不知人，则所亲者或非其人，所由者或非其道，故学者以亲贤为急。
80. 子曰：学不博者不能守约，志不笃者不能力行。
81. 或问：学何如而谓之有得？子曰：其必默识心通乎？笃诚明理而涵养之者，次也。闻之知之億度之，举非得也。
82. 或问：学必穷理，物散万殊，何由而穷尽其理？子曰：诵《诗》《书》，考古今，察物情，揆人事，反复研究而思索之，求止于至善，盖非一端而已也。又问：泛然其何以会而通之？子曰：求一物而通万殊，虽颜子不敢谓能也。夫亦积习既久，则脱然自有该贯，所以然者，万物一理故也。
83. 子曰：未有知之而不能行者，谓知之而未能行，是知之未至也。
84. 子曰：于所当为者，用意而为之，未免私心也。
85. 子曰：致知则智明，智明然后能择。
86. 或问：夫子之教，必使学者涵养而后有所得，如何其涵养也？子曰：莫如敬。
87. 子曰：学者以屏知见、息思虑为道，不失于绝圣弃智，必流于坐禅入定。夫鉴之至明，则万物毕照，鉴之常也，而奚为使之不照乎？不能不与万物接，则有感必应，知见而不可屏，而思虑不可息也。欲无外诱之患，惟内有主而后可。主心者，主敬也；主敬者，主一也，不一则二三矣。苟系心于一事，则他事无自入，况于主敬乎？
88. 或问：致知力行，其功并进乎？子曰：人谓非理勿为，则必强勉而从之。至于言穿窬不可为，不必强勉而后能也。故知有深浅，则行有远近，此进学之效也。循礼而至于乐，则己与理一，殆非强勉之可能也。
89. 子曰：闲邪则诚已存，非取诚于外，纳诸中而存之也。故役役然于不善之中求善而为之，必无入善之理。
90. 子曰：古之言知之非艰者，吾谓知之亦未易也。今有人欲之京师，必知所出之门，所由之道，然后可往。未尝知也，虽有欲往之心，其能进乎？后世非无美材能力行者，然鲜能明道，盖知之者难也。
91. 或问：使从俗，可以从欤？子曰：于义有害者，胡为而可从？
92. 子曰：学者苟有朝闻道夕可死之志，则不肯安于所不安也。不能然者，不见实理故也。
93. 或问：何谓实理？子曰：灼然见其是非可否也。古人有视死如归者，苟不见死重于义，如见火热水深，无复疑，则其能者未矣。
94. 子曰：独处而静思者非难，居广而应天下者为难。
95. 朱光庭问为善之要。子曰：孜孜而为之者，当其接物之际也，未与物接则敬而已，自敬而动，所谓为善也。
96. 子曰：有志于道而学不加进者，是无勇也。
97. 伯淳与吴师礼论王氏所学之失：其为我尽达之介甫。理者，天下之公也，不可私有也，非敢必为是。介甫有以告我，则愿反复辨之。辨之而明，不有益于彼，斯有益于我矣。
98. 子曰：学者所见所期，不可不远且大也。及夫施于用，则必有其渐。
99. 子曰：责善之道，必也贵诚而不贵言，则于人有相长之益，在己无自辱之患。
100. 子曰：古之教人，无一物不使之诚心，射与舞之类是也。
101. 子曰：怒在理而无所迁，动乎血气则迁矣。
102. 或谓举子必精修其所业，可以应有司之选，今夫子每止之使勿习，何也？子曰：设科以文词取之，苟可以应科，则亦足矣，尽心力而为之，以期乎必得，是惑也。
103. 子曰：古者家有塾，党有庠，三老坐于里门，察其长幼出入揖逊之序，咏歌讽诵，无非礼义之言。今也上无所学而民风日以偷薄，父子兄弟惟知以利相与耳，今里巷之语，不可以属耳也。以古所习如彼，欲不善，得乎？以今所习如此，欲其善，得乎？
104. 或问：道不明于后世，其所学者为何？子曰：教之者能知之，学之者众，不患其不明也。鲁国一时贤者之众，非特天授，由学致也。圣人既没，旷千有余岁，求一人如颜闵不可得。故教不立，学不传，人材不期坏而自坏。
105. 或问：燕处倨肆，心不怠慢，有诸？子曰：无之。入德必自敬始，故容貌必恭也，言语必谨也。虽然，优游涵泳而养之可也，拘迫则不能入矣。
106. 子曰：古所以成材之具，今举无矣，惟出入于人心者犹在耳，学者其可不勉乎？
107. 子曰：人多以子弟轻俊为可喜，而不知其为可忧也。有轻俊之质者，必教以通经学，使近本，而不以文辞之末习，则所以矫其偏质而复其德性也。
108. 子曰：凡人于事有少自快，则其喜怿之意犹浃洽于心而发见于外，况学而见理者乎？虽然，至于穷理而切切焉，不得其所可悦者，则亦何以养心也？
109. 子曰：古之人十五而学，四十而仕。其未仕也，优游养德，无求进之心，故其学必至于有成。后世之人，自其为儿童，从父兄之所教，与其壮长，追逐时习之所尚，莫不汲汲于势利也，善心何以不丧哉？
110. 子曰：学佛者于内外之道不备。
111. 子曰：博奕，小技也，不专心致志，犹不可得，况学圣人之道，悠悠焉何能自得也。孔子曰：吾尝终日不食，终夜不寝，以思，无益，不如学也。又曰：朝闻道，夕死可矣。夫圣人何为而迫切至于如是其极哉？善学者当求其所以然之故，不当诵其文，过目而已也。学如不及，犹恐失之，苟曰姑俟来日，斯自弃也。
112. 子曰：昏于天理者，嗜欲乱之耳。
113. 子曰：子厚以礼立教，使学者有所据守也。
114. 子曰：学者于圣人无卓然之独见，则是闻人之言云耳因曰亦云而已。
115. 子曰：学不纯，则不得其所止，中无止，则不能不外求，譬夫家有宝藏者，岂复假人以为玩乎？
116. 潘康仲问：学者于圣人之门，非愿其有异也，惟不能知之，是以流于不同。敢问持正之道。子曰：知之而后可守，无所知则何所守也？故学莫先乎致知。穷理格物，则知无不尽；知之既尽，则守无不固。
117. 子曰：古之君子，修德而已。德成而言，则不期于文而自文矣。退之固因学为文章，力求其所未至，以至于有得也。其曰“轲死不得其传”，非卓然见其所传者，语不及此。
118. 子曰：苏吕二子皆以知见闻见为学之患，吾喜其近道，必欲坚扣明其辨，可与终其说矣。夫人之学，非自愿其有差也，知之不至，则流别于殊涂，陷溺于异端，亦不得免焉耳。
119. 子曰：吕进伯老矣，虑学问之不进，忧年数之不足，恐无所闻而遂死焉，亦可谓之好学也。
120. 子曰：养勇之法，求之太急，故性气轻轶而难御。凡长育人材也，教之在宽，待之以久，然后化成而俗美。
121. 或曰：夫子有言，昔之惑人因其迷闇，今之惑人因其高明。窃有疑焉，夫既曰高明，而可惑乎？子曰：语其质云尔。彼深于佛氏之学者，其质开透亦必加于人数等，所谓智者过之也，非《中庸》所谓极高明者也。圣人极高明而道中庸，其照无偏，何过之有？
122. 子厚曰：十诗之作，将以验天心于语默也。子曰：舍是有言，亦乌得已乎？
123. 子谓子厚曰：关中之士语学而及政，论政而及礼乐兵刑之学，庶几善学者！子厚曰：如其诚然，则志大不为名，亦知学贵于有用也。学古道以待今，则后世之谬不必屑屑而难之，举而错之可也。
124. 或问：学者何习庄老之众也？子曰：谨礼而不达者，为其所胶固焉，放情而不庄者，畏法度之拘己也，必资其放旷之说以自适，其势则然。
125. 或问：学者多溺于佛说，何也？子曰：学而无所得，其年齿老矣，智力屈矣，其心欲遽止焉，则又不自安，一闻超腾侈大之说，是以说而入之。“然则可反乎？”子曰：深固者亦难反。尝譬之行人，履乎坦途，其进无难也。山高乎其前，水深乎其下，而进之为难也。于是焉而有捷径，则欣然而从之，其势然也。夫托乎逆旅者，盖不得家居之要尔。未有人既安于家而又乐舍于逆旅者也。
126. 子曰：林大节少戆，然得一言即躬履。学者可畏，莫如闻斯行之。闻而不行，十盖九矣。
127. 子谓门人曰：昨日之会，谈空寂者纷纷，吾有所不能。噫！此风既成，其何能救也？古者释氏盛时，尚只是崇像设教，其害小尔。今之言者，乃及乎性命道德，谓佛为不可不学，使明智之士先受其惑。呜呼！清谈甚，晋室衰，况有甚者乎！夫明智之士，中人以上之资也，其才足以自立，则反之难矣。学者必至于自信而不惑，则彼不能乱。不然，犹之淫言美色，戒而远之，尚恐不免也。
128. 侯仲良曰：夫子在讲筵，必广引博喻，以晓人主。一日，讲既退，范尧夫揖曰：美哉！何记忆之富也？子对曰：以不记忆也。若有心于记忆，亦不能记矣。
129. 或人有自名导气养生者，问子亦知之乎？子曰：吾夏葛而冬裘，渴饮而饥食，节嗜欲，定心气，如此而已。
130. 子曰：学莫大于知本末终始。致知格物，所谓本也，始也；治天下国家，所谓末也，终也。治天下国家必本诸身，其身不正而能治天下国家者，无之。格犹穷也，物犹理也，若曰穷其理云尔。穷理然后足以致知，不穷则不能致也。
131. 子曰：格物，适道之始，思所以格物，而已近道矣。是何也？以收其心而不放也。
132. 子曰：大学于诚意正心皆言其道，至于格物则不言，独曰“物格而后知至”，此盖可以意得，不可以言传也。自格物而充之，然后可以至于圣人，不知格物而欲意诚心正而后身修者，未有能中于理者也。
133. 子曰：学莫贵乎自得，非在人也。
134. 子曰：见摄生者而问长生，可谓大愚；见卜者而问吉凶，可谓大惑。
135. 子曰：学贵乎成，既成矣，将以行之也。学而不能成其业，用而不能行其学，则非学矣。
136. 子曰：君子莫进于学，莫止于画，莫病于自足，莫罪于自弃。进而不止，汤武所以反之而圣。
137. 子曰：古之学者为己而物成，今之学者为人而丧己。
138. 子曰：无好学之志，则虽圣人复出，亦无益矣。然圣人在上，而民多善者，习见之熟也，习闻之久也，涵泳其教化深且远也。
139. 子曰：记问文章，不足以为人师，以其学者外也。师者何也？谓理义也。学者必求师，从师不可不谨也。

20240921

1. 子曰：君子之学贵一，一则明，明则有功。

从本体上讲，把一理解为太极，理解为道，则，君子在学问上最宝贵的是理解道，于是才会有智慧，有了智慧，干事才有业绩。

从字面上讲，学习推崇专一，专注才能通透，通透才能在生活中获益。

1. 子曰：不思故有惑，不求故无得，不问故莫知。

不思考所以有困惑，不追求就无所得，不去请问就不会知道。从思维训练角度讲，就更加成立了。平时养成思考的习惯，对做事有帮助。现代社会变化越来越快，需要多问多请教。

1. 子曰：进学不诚则学杂，处事不诚则事败，自谋不诚则欺心而弃己，与人不诚则丧德而增怨。今末习曲艺，亦必诚而后精，况欲趋众善为君子者乎？

在学习上，如果没有追求进步的诚心，会学得杂。处理事情上没有诚心，事情就会失败。

主要指的是目的性和指向性，所谓诚，就是真诚面对自己的内心，明白自己应该学什么，然后专注于此。为什么学杂？就是没有真诚面对自己的心，没有理解自己应该学什么。就是格物，了解自己的情欲念，不自欺。这样子处理事情就会妥当。

1. 子曰：不深思则不能造其学。
2. 或曰：学者亦有无思而得者乎？子曰：漠然未尝思，自以为得之者，未之有也。
3. 子曰：德盛者，物不能扰而形不能病，临震惧死生而色不变，当疾痛惨戚而心不动，由养之有素，非一朝一夕之力也。
4. 子曰：学不贵博，贵于正而已，正则博；言不贵文，贵于当而已，当则文；政不贵详，贵于顺而已，顺则详。
5. 子曰：学也者，使人求于内也，不求于内而求于外，非圣人之学也。何谓求于外？以文为主者是也。学也者，使人求于本也，不求于本而求于末，非圣人之学也。何谓求其末？考详略、采同异是也，二者无益于德，君子弗之学也。
6. 子曰：自得者所守不变，自信者所守不疑。
7. 子曰：随时观理，而天下之理得矣。
8. 子曰：人皆可以为圣人，而君子之学必至圣人而后已。不至圣人而自已者，皆自弃也。孝者所当孝，弟者所当弟，自是而推之，是亦圣人而已矣。

这也是宋明理学所讲的立志，成为圣人之志。不到圣人境界而自己就停止了，就是自暴自弃。从孝悌入手，从生活小事做起，从这里开始修，推广拓展，就是孟子说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，幼吾幼以及人之幼，就是圣人的境界。

1. 子曰：学以不欺闇室为始。

修行要以慎独为始点，没有外在监督的情况下能做到，才是修行的开始。

1. 子曰：多闻识者，犹广储药物也，知所用为贵。

见闻多的人，就像存储了药物一样，但是，你知道药怎样用才是最宝贵的。就是说，存储了很多药但不知道治疗什么病，也就没有用了。

1. 子曰：讲说非古也。学者必潜心积虑，涵养而自得之。今一日尽讲，是以博为教，非有益也。

讲学不是古人的方式。古人学习的人都是沉下心来自己认真思考感悟而有了心得体会，才理解到位。而听讲学，很快就会忘记。现在用一天时间讲明白了，以广泛博学为教学内容，益处不多。其实也是有好处的，其一，增加了学习的动力，因为有老师在讲。有氛围和推动力。其二，师父领进门，修行在个人，参悟效果可能并不好，没有心得。而参加学习，则有了一个方法，知道了思考的方法。

1. 子曰：学而为名，内不足也。

学习是为了好名虚名，这是内在有所欠缺的表现。内心不够强大的原因所致。

1. 子曰：践行其言而人不信者有矣，未有不践言而人信之者。

说到做到还有人不相信你，但没有说了不做而人还相信你的。最重要还是亲朋对自己的信任。

1. 子曰：耻不知而不问，终于不知而已。以为不知，必求之，终能知之矣。

把不知道当作羞愧而不好意思问，结果就是不懂装懂还是不懂。如果不确定自己是否真的懂了，就当作自己不懂，就一定要问，最后就真的一定能真懂真明白。多问才能真知。

1. 子曰：有辨佞之才者，多入于不善，故学不贵。

能言善辩的人，多数结果不太好，所以，真正学者不推崇这方面的能力。主要原因是善于辩论的人没有可能真正改变自己。君子讷于言而敏于行。

1. 子曰：有欲则不刚，刚者不屈于欲。

有了欲望人就做不到刚正，真正刚正的人不屈从于欲望和私欲。

1. 子曰：克己之私既尽，一归于礼，此之谓得其本心。

克制自己的私欲，达到完全克尽，所有的事都符合礼的要求，这就是修得了本心本性。

1. 子曰：学贵于通，执一而不通，将不胜其疑矣。通莫如理。

学贵于通透，不要执着于一个点。这个点不通，将使其他的都搞不清了。通透最主要是参悟道理。

1. 子曰：难胜莫如己私，学者能克之，非大勇乎？

最难战胜的是自己的私欲，学者如果能克制私欲，难道不是最大的勇吗？

卷三 论书篇

1. 或曰：坤者臣道也，在君亦有用乎？子曰：厚德载物，岂非人君之用？

周易讲，坤卦是臣道，对君王有用吗？答，厚德载物，难道不是君王要做的吗？

1. 子曰：尧夫历差之法，妙绝乎古人矣。盖于日月交感之际，以阴阳盈虚求之，是以不差。阴常亏，阳常盈，差之所由也。昔洛下闳之作历也，谓数百年之后，当有一日之差乎。何承天虑其差也，则以所差之之分，均于所历之年，以考每岁所差之多少，谓之岁差法，而差终不可定也。
2. 子曰：《五经》之言，涵蓄浑然，无精粗之别。
3. 子曰：《春秋》是是非非，因人之行事，不过当年数人而已，穷理之要也。学者不必他求，学《春秋》可以尽道矣，然以通《语》、《孟》为先。
4. 或问《春秋》发微。子曰：述法而不通意。
5. 子曰：易，变易也，随时变易以从道也。至微者理，至著者象，体用一源，显微无间，故善学者求之必自近。易于近，非知易者也。
6. 子曰：有谓“六经”为六艺之文，何其求之于浅也？
7. 刘绚问：孔子何为作《春秋》？子曰：由尧、舜至于周，文质损益，其变极矣，其法详矣，仲尼参酌其宜，以为万世王制之所折中焉，此作《春秋》之本意也。观其告颜子为邦之道，可见矣。
8. 子曰：《春秋》，事在二月，则书王二月；事在三月，则书王三月；无事则书天时，书首月。盖有事则道在事，无事则存天时、正王朔。天时备则岁功成，王道存则人理立，《春秋》之大义也。
9. 子曰：《春秋》之法，中国而用夷道即夷之。韩子谓《春秋》谨严，深得其旨矣。
10. 子曰：诸侯当上奉天时，下承王政。故《春秋》曰：“春，王正月。”明此义，则知王与天同大，而人道立矣。
11. 或问：《易》有大过，何也？子曰：圣人尽道而无过，故曰大过，亦当事之大耳。犹尧舜禅逊、汤武放伐之类也，道无不中也，无不常也，以世人所不常见，则谓之大过于常耳。是故立非常之大事，兴不世之大功，成绝俗之大德，皆大过之事，而实无所过也。
12. 子曰：《素问》出于战国之际，或以为《三坟》者，非也，然其言亦有可取者。或问：何说也？子曰：善言天者必有验于人，善言古者必有验于今。岂不当哉？若运气，则不可用。
13. 子曰：阴阳运动，有常而无忒，凡失其度，皆人为感之也。故《春秋》灾异必书。汉儒传其说而不得其理，是以所言多失。
14. 子曰：《礼记》之文多谬误者，《儒行》、《经解》非圣人之言也，夏后氏郊鲧之篇，皆未可据也。
15. 子曰：《周礼》之书多讹阙。然周公致太平之法亦存焉，在学者审其是非而去取之尔。
16. 子曰：《原道》之作，其言虽未尽善，然孟子之后，识道之所传者，非诚有所见，不能断然言之如是其明也，其识大矣。
17. 子曰：汉儒之谈经也，以三万余言明“舜典”二字，可谓知要乎？惟毛公、董相有儒者气象。东京士人尚名节，加之以明礼义，则皆贤人之德业矣。本朝经典比之前代为盛，然三十年以来，议论尚同，学者于训传言语之中，不复致思而道不明矣。
18. 子曰：鲁威公弒君而自立，其无岁不及诸侯之盟会者，所以结外援而自固也。及远与戎盟，《春秋》危之而书至者，以谓戎也苟不知郑、齐、陈之党恶而同为不义，则必执之矣。此居夷浮海之意也。
19. 子曰：自古篡弒多出于公族，盖其自谓曰先君之子孙也，可以君国，而国人亦以为然，从而奉之也。圣人明大义以示万世，故入《春秋》之初，其弒君者皆绝属籍，盖为大恶，既自绝于先君之世矣，岂得复为子孙也？古者公侯刑死则无服，况于弒君乎？此义既明矣，而或有以属称者，可见其宠之太过，任之太重，以阶乱也。《春秋》所书，大概事同则辞同，后之学者因以谓之例。然有事同而辞异者，其义各不同，盖不可以例断也。
20. 子厚为二铭以启学者，其一曰《订顽》。《订顽》曰云云。杨子问：《西铭》深发圣人之微意，然言体而不及用，恐其流至于兼爱，后世有圣贤，而推本而论，未免归过于横渠。夫子盍为一言，推明其用乎？子曰：横渠立言诚有过，乃在《正蒙》。至若《订顽》，明理以存义，扩前圣所未发，与孟子性善养气之论同功，岂墨氏之比哉？《西铭》理一而分殊，墨氏则爱合而无分。分殊之蔽，私胜而失仁；无分之罪，兼爱而无义。分立而推理一，以止私胜之流，仁之方也；无别而迷兼爱，至于无父之极，义斯亡也。子比而同之，过矣。夫彼欲使人推而行之，本为用也，反谓不及用，不亦异乎？杨子曰：时也昔从明道，即授以此书，于是始知为学之大方，固将终身服之，岂敢疑其失于墨氏比也？然其书以民为同胞，鳏寡孤独为兄弟，非明者默识，焉知理一无分之殊哉？故恐其流至于兼爱，非谓其言之发与墨氏同也。夫惟理一而分殊，故圣人称物，远近亲疏各当其分，所以施之，其心一焉，所谓平施也。昔意《西铭》有平施之心，无称物之义，疑其辞有未达也。今夫子开论，学者当无惑矣。
21. 或问：子厚立言，得无有几于迫切者乎？子曰：子厚之为人谨且严，是以其言似之。方之孟子，则宽宏舒泰有不及也。然孟子犹有英气存焉，是以未若颜子之懿，浑然无圭角之可见也。
22. 或曰：圣贤气象，何自而见之？子曰：姑以其言观之亦可也。
23. 子曰：《订顽》言纯而意备，仁之体也；充而尽之，圣人之事也。子厚之识，孟子之后，一人而已耳。
24. 子谓门弟子曰：昔吾受《易》于周子，使吾求仲尼、颜子之所乐。要哉此言！二三子志之！
25. 子曰：乾坤毁无以见《易》，圣人以此洗心退藏于密。夫所谓易也，此也，密也，果何物乎？圣人所以示人者，深且明矣。学者深思，当自得之。得之，则于退藏之密，奚远乎？
26. 子曰：读书而不留心于文义，则荒忽其本意；专精于文义，则必固滞而无所通达矣。
27. 或问：王介甫有言，乾之九三，知九五之位可至而至之。如何？子曰：使人臣每怀此心，大乱之道也，且不识汤、武之事矣。然则谓何？子曰：知大人之道为可至，则学而至之，所谓始条理者智之事也。
28. 或问：胡先生以九四为太子爻，可乎？子曰：胡为而不可？当大臣则为大臣，当储贰则为储贰，顾用之如何耳。苟知其一而不知其变，则三百八十四爻，止于三百八十四事而已矣。
29. 子曰：夫人之说，无可极者，惟朋友讲习以相资益，为说之至也。
30. 子曰：《大学》，孔子之遗言也，学者由是而学，则不迷于入德之门也。
31. 子曰：《大学》之道，明德新民，不分物我，成德之事也。
32. 或问：人以能立为能贤，而《易》取于随，何也？子曰：随者，顺理之谓也。人君以之听善，臣下以之奉命，学者以之徙义，处事以之从长，岂不立哉？言各有当也。若夫随时而动，合宜适变，不可以为典要，非造道之深，知几可与权者，不能与也。
33. 子曰：由《孟子》可以观物。
34. 或问：穷经旨，当何所先？子曰：于《语》《孟》二书知其要约所在，则可以观“五经”矣。读《语》《孟》而不知道，所谓虽多亦奚以为？
35. 子曰：凡书载事，容有重轻而过其实，学者当识其义而已。苟信于辞，则或有害于义，曾不若无书之为愈也。
36. 子曰：《孟子》言三代学制，与《王制》所记不同。《王制》有汉儒之说矣。
37. 子曰：孟子养气之论，学者所当潜心也。勿忘，勿助长，养道当然，非气也。虽然，既已名之曰气，则非漠然无形体可识也。如其漠然无形体，尚何养之有？是故语其体则与道合，语其用则无非义也。
38. 子曰：《易》之有象，犹人之守礼法也。
39. 子曰：春秋之时，诸侯不禀命天王，擅相侵伐。圣人直书其事，而常贵夫被侵伐者。盖兵加于己，则引咎自责，或辨谕之以礼，又不得免焉，则固其封疆，上告之天王，下告之方伯，近赴于邻国，必有所直矣。苟不胜其忿而与之战，则以与之战者为主，责己绝乱之道也。
40. 刘绚问：读《春秋》，以何道为准？子曰：其中庸乎？欲知中庸，其惟权乎？权之为言，称轻重之义也。权义而上，不可容声矣，在人所见如何耳。
41. 张闳中曰：《易》之义起于数。子曰：有理而后有象，有象而后有数。《易》者因象以明理，由象而知数。得其理，而象数在其中矣。必欲穷象之隐微，尽数之毫忽，乃寻流逐末，术家之所尚，管辂、郭璞之流是也，非圣人之道也。闳中曰：象数在理中，何谓也？子曰：理无形也，故因象以明理，理既见乎辞，则可以由辞而观象，故曰：得其理，则象数举矣。
42. 子曰：《乾》九三，言圣人之学也；《坤》六二，言贤人之学也，此其大致也。若夫敬以直内，义以方外，则虽圣人不越乎此，无异道故也。
43. 子为《易传》成，门人再三请传，终不可，问其故，子曰：尚不祈有少进也乎！时年已七十余矣。
44. 子曰：卜筮有疑心，则不应。
45. 子曰：孔子之言，莫非自然；孟子之言，莫非实事。
46. 子曰：历法之要，以日为主，日正则余皆可推矣。
47. 或问：《蒙》之上九不利为寇。夫寇亦可为而圣人教之以利乎？子曰：非是之谓也。昏蒙之极，有如三苗者，征而诛之。若秦皇、汉武穷兵暴虐，则自为寇也。
48. 谢师直与明道言《春秋》，明道或可之，又言《易》，明道不可，师直无忤色。他日，又以问伊川，伊川曰：二君知《易》矣。师直曰：伯淳不我与，而子何为有是言也？子曰：忘刺史之势而屈以下问，忘主簿之卑而直言无隐，是固《易》之道也。
49. 子读《春秋》，至萧鱼之会，叹曰：至哉！诚之能感人也！晋悼公推诚以待反复之郑，信而不疑，郑自是而不复背晋者二十有四年。至哉！诚之能感人也！
50. 子曰：《春秋》王师于诸侯不书败，诸侯不能敌王也；于夷狄不书战，夷狄不能抗王也。此理也。其敌其抗，王道之失也。
51. 子既老，门人屡请《易传》，教而习之，得以亲质诸疑。子曰：书虽未出，而《易》未尝不传也，但知之者鲜耳。其后党论大兴，门人弟子散而四归，独张绎受其书于垂绝之日。
52. 子曰：孟子之时，去先王为未远，其所学于古者，比后世为未缺也。然而周室班爵禄之制，已不闻其详矣。今之礼书，皆掇拾秦火之余，汉儒所傅会者多矣，而欲句为之解，字为之训，固已不可，又况一一追故迹而行之乎？
53. 子曰：礼仪三千，非拂民之欲而强其不能也，所以防其欲而使之入道也。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，非教人以博杂为功也，所以由情性而明理物也。
54. 子曰：读书者，当观圣人所以作经之意，与圣人所以为圣人而吾之所以未至者，求圣人之心而吾之所以未得焉者，昼诵而味之，中夜而思之，平其心，易其气，阙其疑，其必有见矣。
55. 子曰：《诗》《书》之言帝，皆有主宰之意者也；言天，皆有涵覆之意者也；言王，皆公共无私之意也。上下数千年，若合符节。
56. 或问：严父配天，何以不言武王，而曰周公其人也？子曰：周家制作，皆自乎周公，故言礼必归焉。
57. 或问：周公既祷三王，而藏其文于金縢之匮中，岂逆知成王之信流言，将以语之乎？子曰：以近世观焉，祝册既用，则或焚之，或埋之，岂周公之时无焚埋之礼也，而欲敬其事，故若此乎？
58. 子曰：禁人之恶者，独治其恶，而不绝其为恶之原，则终不得止。《易》曰：“豮豕之牙吉。”见圣人处机会之际也。
59. 子曰：先儒有言，乾位西北，坤位东南。今以天观之，无乎不在，何独有于西北？又曰：乾位在六子，而自处于无为之地。夫风雷山泽水火之六物者，乃天之用，犹人之身耳目口鼻各致其用，而曰身未尝有为也，则可乎？
60. 子曰：尽天理，斯谓之易。
61. 子曰：作《易》者，自天地幽明，至于昆虫草木之微，无一而不合。
62. 子曰：退之作《羑里操》，曰：“臣罪当诛兮！天王圣明。”可谓知文王之心矣。
63. 子曰：作《诗》者未必皆圣贤，孔子取之也，取其止于礼义而已。然比君以硕鼠，目君为狡童，疑于礼义有害也，不以辞害意可也。
64. 子曰：先儒以《考盘》不复见君而告之，永誓不谖，吾心实若是也，此非君子之心也。齐、梁之君陋矣，乃若孟子，则每有顾恋迟留而不忍去之意。今日君一不我用，我则永誓而不见也，岂君子之心哉？或曰：然则为此诗者何谓也？子曰：贤者退而穷处，虽去而不忘君，然犹慕之深也。君臣之义，犹父子之恩，安得不怨？故于寤寐而不忘。末陈其不得见君而告之，又自陈此情之不诈也，忠厚之至也。
65. 子曰：上古之世淳而人朴，顺事而为治耳。至尧始为治道，因事制法，著见功迹，而可为典常也，不惟随时，亦其忧患后世而有作也，故作史者以典名其书。
66. 或曰：《大学》在止于至善，敢问何谓至善？子曰：理义精微，不可得而名言也，姑以至善目之，默识可也。
67. 或问：《中庸》“九经”，先尊贤而后亲亲，何也？子曰：道孰先于亲亲？然不能尊贤，则不知亲亲之道。故尧之治，必先克明峻德之人，然后以亲九族。
68. 或曰：文中子答或人学《易》之问曰，终日乾乾可也。此尽道之言也。文王之圣，纯亦不已耳。子曰：凡讲经义，等次推而上之，焉有不尽者？然理不若是也。终日乾乾，未足以尽《易》，在九三可也，苟曰乾乾者不已也，不已者道也，道者易也，等次推而上之，疑无不可者，然理不若是也。
69. 子读《易》至《履》，叹曰：上下之分明而后民志定，民志定而后可以言治也。古之时，公卿大夫而下，位各称其德，终身居之，得其分也。有德而位不称焉，则在上者举而进之。士知修其身，学成而君求之，皆非有预于己也。四民各勤其事，而所享有限，故皆有定志，而天下之心可一。后世自庶士至于公卿，日志乎尊荣，农工商贾日志乎富侈，亿兆之心交骛于利，而天下纷然，欲其不乱，难矣。
70. 子曰：农夫勤瘁播种五谷丝麻，吾得而衣食之；百工技艺作为器械，吾得而用之；甲冑之士扞守疆圉，吾得而安之。惟有修葺圣人之遗言，以待后之学者，兹为小补耳。
71. 或问：制器取诸象也，而象器以为卦乎？子曰：象在乎卦，而卦不必先器也。圣人制器，不待见卦而后知象。以众人由之而不能知之，故设卦以示之耳。
72. 或问：麟凤，和气所生，太平之应也。凤鸟不至，孔子曰：吾已矣夫！而麟见获于春秋之季，何也？子曰：圣人之生，乃天地交感，五行之秀会也。以仲尼元圣，尚生于春秋之时，而况麟乎？
73. 子曰：《论语》一书未易读也，有既读之而漠然如未尝读者，有得一二而启悦其心者，有通体诚好之者，有不知其手之舞之、足之蹈之者。
74. 子曰：读《论语》而不知道，所谓虽多奚为也。于是有要约精至之言，能深躬之而有所见，则不难于观“五经”矣。
75. 子曰：艮，止其所也。万物各止其所，分无不定矣。

卷四 论政篇

1. 子曰：孔子为政先正名，名实相须故也。一事苟，则无不苟者矣。
2. 子曰：善言治者，必以成就人才为急务。人才不足，虽有良法，无与行之矣。欲成就人才者，不患其禀质之不美，患夫师学之不明也。师学不明，虽有美质，无由成之矣。
3. 子曰：八十四声各尽其清浊之极，然后可以考中声。声必本乎律，不得乎律，则中声不可得矣。律者，自然之数也。今世有三命之术，以五行支干纳音推之，盖律之遗也，而用之者末矣。欲度量权衡之得其正，必自律起，而律必取于黄钟，以律管定尺，盖准气乎天地，非积秬黍比也。秬黍积数，在先王时，惟此物适于度量合，故可用也，今则不可矣。
4. 子曰：养亲之心，无有极也。贵贵尊贤之义，亦何有极乎？
5. 子曰：古之圣王所以能化奸恶为善良，绥仇敌为臣子者，由弗之绝也。苟无含洪之道，而与己异者一皆弃绝之，不几于弃天下以雠君子乎？故圣人无弃物，王者重绝人。
6. 子与韩公、范公泛舟于颖湖，有属吏求见韩公。公既已见之，退而不悦，曰：谓其以职事来也，乃求荐举耳。子曰：公为州太守，不能求之，顾使人求君乎？范公曰：子之固每若是也。夫今世之仕者，求举于其人，盖常事耳。子曰：是何言也？不有求者，则遗而不及知也，是以使之求之欤？韩公无以语，愧且悔者久之。子顾范公曰：韩公可谓服义矣。
7. 李籲问：临政无所用心，求于恕，何如？子曰：推此心行恕可也，用心求恕，非也。恕，己所固有，不待求而后得，举此加彼而已。
8. 子曰：事事物物各有其所得，得其所则安，失其所则悖。圣人所以能使天下顺治，非能为物作则也，惟止之各于其所而已。止之不得其所，则无可止之理。
9. 子曰：养民者，以爱其力为本，民力足则生养遂，然后教化可行，风俗可美。是故善为政者，必重民力。
10. 子曰：为治而不法三代，苟道也。虞、舜不可及已，三代之治，其可复必也。
11. 子曰：封禅本于祭天，后世行之，祇以自夸美而已。王仲淹曰：非古也，秦、汉之侈心乎？斯言当矣。或曰：《周颂》告于神明，非乎？子曰：陈先王之功德，而非自夸美也。
12. 子曰：圣人为戒必于方盛之时，方盛虑衰，则可以防其满极而图其永久，至于既衰而后戒，则无及矣。自古天下之治，未有久而不乱者，盖不能戒于其盛也。狃安富而骄侈生，乐舒肆则纪纲坏，忘祸乱则衅孽萌，是以浸淫滋蔓，而不知乱亡之相寻也。
13. 明道在鄠邑，政声流闻，当路欲荐之朝，而问其所欲。对曰：夫荐士者，量才之所堪，不问志之所欲。
14. 明道守官京兆，南山有石佛，放光于顶上，远近聚观，男女族集，为政者畏其神而莫敢止。子使戒其徒曰：我有官守，不能往也，当取其首来观之耳。自是光遂灭，人亦不复疑也。
15. 子曰：圣人感天下之心，如寒暑雨旸，无所不通，无所不应者，正而已矣。正者，虚中无我之谓也。以有系之私心，胶于一隅，主于一事，其能廓然通应而无不遍乎？
16. 子曰：治蛊必求其所以然，则知救之之道，又虑其将然，则知备之之方。夫善救则前弊可革矣，善备则后利可久矣，此古圣人所以新天下垂后世之道。
17. 子曰：古之人重改作。变政易法，人心始以为疑者有之矣，久而必信，乃其改作之善也。始既疑之，终复不信，而能善治者，未之有也。
18. 子谓子厚曰：议法既备，必有可行之道。子厚曰：非敢言也，顾欲载之空言，庶有取之者耳。
19. 子曰：不行于今，而后世有行之者，亡也。
20. 子曰：圣王为治，修刑罚以齐众，明教化以善俗。刑罚立则教化行矣，教化行而刑措矣。虽曰尚德而不尚刑，顾岂偏废哉？
21. 子曰：自古圣人之救难而定乱也，设施有未暇及焉者，既安之矣，然后为可久可继之治。自汉而下，祸乱既除，则不复有为，姑随时维持而已，所以不能髣佛于三代与！
22. 刘安世问百世可知之道。子曰：以三代而后观之，秦以反道暴政亡。汉兴，尚德行，崇经术，鉴前失也。学士大夫虽未必知道，然背理甚者亦鲜矣。故贼莽之时，多丈节死义之士。世祖兴而褒尚之，势当然也。节久而苦，视死如归而不明乎礼义之中也。故魏晋一变而为旷荡浮虚之习，人纪不立，相胥为夷，五胡乱华，行之弊也。阴极则阳生，乱极则治形。隋驱除之，唐混一之，理不可易也。唐室三纲不立，自太宗启之，故后世虽子弟不用父命，玄宗使其子篡，肃宗使其弟反，选武才人以剌王妃入也，纳寿王妃以武才人进也。终唐之世，夷狄数为中国患，而藩镇陵犯，卒以亡唐，及乎五季之甚，人为而致也。
23. 子曰：守国者必设险，山河之固，城郭沟洫之阻，特其大端耳。若夫尊卑贵贱之分，明之以等威，异之以物采，凡所以杜绝陵僭，限隔上下，皆险之大用也。
24. 子曰：三代而后，汉为治，唐次之。汉大纲正，唐万目举。
25. 子曰：战国之际，小国介乎强大之间而足以自持者，先王之分界约束未亡故也。今混一之形如万顷之泽，祖宗涵濡既久矣，故人心弭然柔伏，虽有奸猾，欲起而无端也。
26. 子曰：善为治者，莫善乎静以守之，而或扰之，犹风过乎泽，波涛汹涌，平之实难。故一正则难倾，一倾则难正者，天下之势也。
27. 子曰：古者使以德，爵以功，世禄而不世官，故贤才众而庶绩成。及周之衰，公卿大夫皆世官，政由是败矣。
28. 子曰：今责罪官吏，无养廉耻之道。或曰何类。子曰：如徒流杖使以铜赎之类也。古者责不廉，曰簠簋不饰而已，忠厚之至也。
29. 子曰：赐进士第，使卫士掖之以见天子，不若使趋进而雍容也，大臣孰不由此涂出？立侍天子之侧，曾无愧乎？子厚曰：先示以第名，使以次见，则亦可矣。
30. 有少监逮系乎越狱。子曰：卿监以上无逮系，为其近于君也。君有一时之命，有司必执常法，而不敢从焉。君无是命，而有司请加之桎梏，下则叛法，上则无君，非之大也。子厚曰：狱情不得则如之何？子曰：宁狱情之不得，而朝廷之大义不可亏也。
31. 子曰：后世有治狱而无治市，周公则有其政矣。曹参之治齐，以狱市为寄，其时为近古也。
32. 子曰：举措合义，则民心服。
33. 子曰：治则有为治之因，乱必有致乱之因，在人而已矣。
34. 或问：敬者，威仪俨恪之谓乎？子曰：非也，是所以成敬之具尔。
35. 子曰：为政必立善法，俾可以垂久而传远，，若后世变之，则末如之何矣。
36. 子曰：古之仕者为人，今之仕者为己。
37. 或人谋仕于子，邑尉责重，邑簿责轻。子曰：尉能治盗而已，不能使民不为盗。簿佐令治邑，宜使民不为盗也，而谓责轻，可乎？
38. 或曰：治狱之官不可为。子曰：苟能充其职，则一郡无冤民矣。
39. 子曰：立治有体，施治有序，酌而应之，临时之宜也。
40. 子曰：游文定公之门者，多知稽古而爱民，诚如是，亦可从政矣。
41. 或问：蛮夷猾夏，处之若何而后宜？子曰：诸侯方伯明大义以攘却之，义也；其余列国谨固封疆，可也。若与之和好，以苟免侵暴，则乱华之道也。是故《春秋》谨华夷之辨。
42. 子曰：今之度量权衡，非古法之正也，姑以为准焉可耳。凡物不出于自然，必人为之后成。惟古人能得其自然也。
43. 子曰：明道临政之邦，上下响应，盖有以协和众情，则风动矣。天地造化，风动而已。
44. 子曰：今代之税，视什一为轻矣，但敛之无法而不均，是以疑于重也。
45. 子曰：世未尝无美材也。道不明于天下，则无与成其材。古人之为诗，犹今人之乐曲，闾阎童稚皆熟闻而乐道之，故通晓其义。后世老师宿儒尚未能明也，何以兴于诗乎？古礼既废，人伦不明，治家无法，祭则不及祖，丧必僧之是用，何以立于礼乎？古人歌咏以养其性情，舞蹈以养其血气，行步有佩玉，登车有鸾和，无故而不去琴瑟，今也俱亡之矣，何以成于乐乎？噫！古之成材也易，今之成材也难。
46. 晋城县有令宰书名石，明道记之曰：古者诸侯之国各有史，故其善恶皆见乎后世。自秦罢侯置守令，则史亦从而废，其后惟有功德者或记之，循吏与夫凶残之极者以酷见传，其余则泯然无闻矣。如汉、唐之有天下皆数百年，其间郡县之政可书宜亦多矣，然其所书大率才十数人，使贤者之政不幸而无传，其不肖者复幸而得传，盖其意斯与古史之意异矣。夫图治于长久者，虽圣贤为之且不能仓卒苟简而就，盖必本之人情而为之法度，然后可使去恶而从善，则纪纲教条必审定而后行，其民之服循渐渍，亦必待久而乃淳固而不变。今之为吏，三岁而代者固已迟之矣，使皆知礼义，自其始至即皇皇然图所施设，则教令未熟，民情未孚，而吏书已至矣。傥后之人所志不同，复有甚者，欲新己之政而尽去其旧，则其迹固已无余，而况因循不职者乎？夫以易息之政，而又无以托其传，则宜其去皆未几而善恶无闻焉。故闻古史之善而不可得，则因今有书前政之名氏以为记者尚近古，第其先后而记之，俾民观其名而不忘其政，后之人得从而质其是非以为师戒云尔。
47. 子曰：兵以正为本。动众以毒天下而不以正，则民不从而怨敌生，乱亡之道也，是以圣王重焉。东征西怨，义正故也。子曰：行师之道，以号令节制。行师无法，幸而不败耳，胜者时有之矣，圣人之所戒也。
48. 青苗之法初行，明道时居言职，言于上曰：明者见于未形，智者防于未乱。安危之本在人情，治乱之机系事始。众心睽乖，则有言不信矣；万邦协和，则所为必成矣。今条例司劾不行之官，驳老成之奏，乃举一偏而尽阻公议，因小事而先动众心，难乎其能济矣。
49. 子曰：唐朝政事付之尚书省，近乎六官之制，第法不具尔。宇文周官名度数小有可观者也。隋文之法无不善者，而多以臆决，故不足以持久。
50. 或问：孔子何讥大阅？曰：为国者武备不可废，则农隙而讲肄焉，有时有制，保国守民之道也。鲁之秋八月，则夏六月也，盛夏阅兵，妨农害人，其失政甚矣。有警而为之，无及也；无事而为之，妄动也，是以圣人不与。
51. 子曰：居今之世，则当安今之法令；治今之世，则当酌古以处时。制度必一切更张而可为也，亦何义乎？
52. 子曰：后汉名节之风既成，未必皆自得也，然一变可至于道矣。
53. 子谓子厚曰：洛之俗难化于秦之俗。子厚曰：秦之士俗尤厚，亦和叔启之有力焉。今而用礼，渐成风化矣。子曰：由其气质之劲，勇于行也。子厚曰：亦自吾规矩不迫也。
54. 子曰：先王以仁义得天下而教化之，后世以智力取天下而纠持之，古今之所以相绝者远矣。
55. 子曰：三代而后，有圣王者作，必四三王而立制矣。或曰：夫子云三重既备，人事尽矣，而可四乎？子曰：三王之治以宜乎今之世，则四王之道也。若夫建亥为正，则事之悖缪者也。
56. 子曰：五帝公天下，故与贤；三王家天下，故与子。论善之尽，则公而与贤，不易之道也。然贤人难得，而争夺兴焉，故与子以定万世，是亦至公之法也。
57. 子曰：王氏之教靡然而同，是莫大之患也。以彼之才之言，而行其学，故其教易以入。人始也以利从，久则心化之，今而既安矣。天下弊事一日而可革，若众心既定，风俗已成，其何可遽改也？
58. 子曰：赤子未有知、未能言，其志意嗜欲未可求，而其母知之，何也？爱之至谨，出于诚也。视民如父母之于赤子，何失之有？
59. 子曰：必井田、必肉刑、必封建，而后天下可为，非圣人之达道也。善治者放井田而行之而民不病，放封建而临之而民不劳，放肉刑而用之而民不怨，得圣人之意而不胶其迹。迹者，圣人因一时之利而利焉者耳。
60. 子曰：治道有自本而言，有就事而言。自本而言，莫大乎引君当道，君正而国定矣。就事而言，未有不变而能有为者也，大变则大益，小变则小补。
61. 子曰：符坚养民而用之，一败不复振，无本故也。
62. 子曰：用兵以能聚散为上。
63. 子曰：古无之而今有之者，一释老是也。
64. 子曰：有田则有民，有民则有兵。
65. 侯仲良侍坐，语及牛李朋党事。子曰：作成人材难，变化人才易。元丰诸人，其才皆有用，系君相变化之耳。凡人之情，岂甘心以小人自为也？在小人者用之于君子，则其为用未必不贤于今之人也。
66. 子曰：治道之要有三，曰立志、责任、求贤。
67. 子曰：贤不肖之在人，治乱之在国，不可归之命。
68. 子曰：宗子无法，则朝廷无世臣。立宗子，则人知重本，朝廷之势自尊矣。古者子弟从父兄，今也父兄从子弟，由不知本也。人之所以顺从而不辞者，以其有尊卑上下之分而已。苟无法以联属之，可乎？
69. 子曰：汉文诛薄昭，李卫公谓诛之是，温公曰诛之非。考之于史，不见所以诛之之故，则未知昭有罪，汉遣使治之而杀汉使乎？抑将与汉使饮酒，因怒而致杀也？诛之不以罪，太后忧悒不食而至于大故，则如之何？如治其罪，而杀王朝之使者，虽寐不安席，食不甘味，昭之死不可免。必知权其轻重，然后可议其诛之当否也。
70. 子曰：论治者贵识体。
71. 子曰：治身齐家以至平天下者，治之道也。建立纲纪，分正百职，顺大揆事，创制立度，以尽天下之务，治之法也。法者，道之用也。
72. 子曰：古之时分羲、和以职天运，以正四时，遂司其方，主其时政，在尧谓之四岳，周乃六卿之任，统天下之治者也。后世学其法者，不复知其道，故星历为一技之事，而与政分矣。
73. 吕进明为使者河东，子问之曰：为政何先？对曰：莫要于守法。子曰：拘于法而不得有为者，举世皆是也。若某之意，谓犹有可迁就，不害于法而可有为者也。昔明道为邑，凡及民之事，多众人所谓于法有碍焉者，然明道为之，未尝大戾于法，人亦不以为骇也。谓之得伸其志则不可，求小补焉则过之，与今为政远矣。人虽异之，不至指为狂也，至谓之狂，则必大骇。尽诚为之，不容而后去之，又何嫌乎？
74. 子移书河东使者吕进明曰：王者父天母地，昭事之道，当于严敬。汉武远祀地示于汾阳，既非礼矣。后世之人又建祠宇，其失亦甚。因唐人有妖人作《韦安道传》，遂设以配食焉，诬渎之恶，有大于此者乎？公为使者，此而不正，尚何为哉？宜以其象投之河流，不必请于朝，不必询于众，不必虑后患，幸勿疑也。
75. 子移书河东帅曰：公莅镇之初，佥言交至，必曰敌既再犯河外，不复来也，可高枕矣。此特常言，未知奇胜之道也。夫攻必取者，攻其所不守也，谓其不来，乃其所以来也。今日彼不徒兴大众，必不利于河外既空之地，是大不然。彼诚得出吾不意，破荡数垒，已足以劳敝一道，为利大矣，何必负戴而归然后为利也？夫谋士悦其宽忧，计司幸于缓责，众论既一，公虽未信，而上下之心已懈矣。故为今之计，宁捐力于不用，毋惜功而致悔。岂独使敌人知我有备而不来，当使内地人信吾可恃而愿往，则数年之内，遂至全实，疆埸安矣，此长久之策也。自古乘塞御敌，必用骁猛，招徕抚养，多在儒将。今日之事，则异于是。某以荷德之深，思所报也，是以有言，惟公念之。

卷五 论事篇

1. 子曰：行事在审己，不必恤浮议。恤浮议而忘审己，其心驰矣。
2. 子曰：息，止也，生也。一事息则一事生，生息之际，无一毫之间。硕果不食，即为复矣。
3. 子曰：久阅事机则机心生。方其阅时而喜入其趣，则犹物之遗种，未有不生者也。
4. 子曰：天下之事无一定之理，不进则退，不退则进。时极道穷，理当必变，惟圣人为能通其变于未穷，使其不至于极。尧舜时也。
5. 子曰：或谓贤者好贫贱而恶富贵，是反人之情也。所以异于人者，以守义安命焉耳。
6. 或人恶多事。子曰：莫非人事也，人而不为，俾谁为之？
7. 子曰：天下之事，苟善处之，虽悔可以成功；不善处之，虽利反以为害。
8. 子曰：人以料事为明，则骎骎乎逆诈而億不信。
9. 或问无妄之道，子曰：因事之当然，顺理而应之。或曰：圣人制作以利天下，皆造端而非因也，岂妄乎？子曰：因风气之宜，未尝先时而开人也。如不待时，则一圣人足以尽举，又何必累圣继圣而后备？时乃事之端，圣人随时而已。
10. 子曰：疾而委身于庸医，比之不慈不孝，况事亲乎？舍药物可也。是非君子之言也。
11. 子曰：关中学者正礼文，乃一时之事尔。必也修身立教，然后风化及乎后世。
12. 子曰：天地之生，万物之成，合而后遂。天下国家至于事为之末，所以不遂者，由不合也；所以不合者，由有间也，故间隔者，天下之大害，圣王之所必去也。
13. 子曰：惟笃实可以当大事。
14. 子曰：养不全固者，处事则不精，历事则不记。
15. 子曰：豫，备也；豫，逸也，事豫备则逸乐。
16. 子曰：万变皆在人尔，其实无一事。
17. 子曰：一世之才，足以周一世之事。不能大治者，由用之不尽耳。
18. 子曰：君子之遇事，一于敬而已。简细故以自崇，非敬也；饰私智以为奇，非敬也。
19. 子曰：谢良佐因论求举于方州与就试于大学，得失无以异，遂不复计较，明且勇矣。
20. 子曰：礼院关天下之事，得其人则凡事举可以考古而立制，非其人未免随俗而已。
21. 子曰：较事大小，其弊必至于枉尺直寻。
22. 子曰：西边用师，非小故也，未闻一人劝止其事者。自古举事不以大小，必度其是非可否于众庶而不敢专也。今虽公卿，惟其言而莫违，况其下者乎？逢合之智，如此几何不至于一言丧邦？
23. 子曰：凡避嫌处事者皆内不足，所为诚公矣，初何嫌之足避乎？
24. 新法将行，明道言于上曰：天下之理，本诸简易，而行以顺道，则事无不成者。故曰：智者如禹之行水，行其所无事也。舍而行之于险阻，则不足以言智矣。自古兴治，虽有专任独决，能就一时之功者，未闻辅弼之论乖臣庶之心，戾而能有为者也，况于施置失宜、沮废公论、国政异出、名分不正、用贱陵贵、以不肖治贤者乎！凡此皆理不克成而智者之所不行也。设令由此侥幸就绪，而兴利之臣日进，尚德之风浸衰，非朝廷之福也。今天时未顺，地震连年，人心日益摇动，此陛下所宜仰观俯察而深念者也。
25. 子曰：至显莫如事，至微莫如理，而事理一致也，微显一源也。古之所谓善学，以其能通于此而已。
26. 子曰：外事之不知，非患也，人患不能自见耳。
27. 子曰：古之强有力者将以行礼，今之强有力者将以为乱。
28. 子曰：公天下之事，苟以私意为之，斯不公矣。
29. 子曰：阅天下之事，至于无可疑，亦足乐矣。
30. 子曰：世以随俗为和，非也，流徇而已矣。君子之和，和于义。
31. 子曰：官守当事，不可以苟免。
32. 子曰：笾豆簠簋，不可用于今之世，风气然也。不席地而椅桌，不手饭而匕箸，使其宜于世，而未有圣人亦必作之矣。
33. 吕申公常荐处士，常秩秩既起，他日稍变其节，申公谓知人实难，以语明道，且告之悔。明道曰：然不可以是而懈于好贤之心也。申公矍然谢之。
34. 子曰：事以急而败者十常七八。
35. 子曰：好疑者于事未至而疑端先萌，好周者于事未形而周端先著，皆心之病也。

卷六 天地篇

1. 子曰：霜，金气也；露，星月之气也。露结为霜，非也。雷由阴阳相薄而成，盖沴气也。
2. 子曰：雨水冰，上温而下寒也；陨霜不杀草，上寒而下温也。
3. 子曰：日月之为物，阴阳发见之尤盛者也。
4. 刘安节问：人有死于雷霆者，无乃素积不善，常歉然于其心，忽然闻震则惧而死乎？子曰：非也，雷震之也。然则雷孰使之乎？子曰：夫为不善者，恶气也；赫然而震者，天地之怒气也，相感而相遇故也。曰：雷电相因，何也？子曰：动极则阳形也。是故钻木戛竹，皆可以得火，夫二物者未尝有火也，以动而取之故也，击石火出亦然。惟金不可以得火，至阴之精也，然轧磨既极，则亦能热矣，阳未尝无也。
5. 或问：五德之运有诸？子曰：有之。大河之患少于唐，多于今，土火异王也。
6. 关子明推占吉凶，必言致之之由与处之之道。曰：大哉！人谋其与天地相终始乎？故虽天命，可以人胜也。善养生者引将尽之年，善保国者延既衰之祚，有是理也。
7. 子曰：冬至之前，天地闭塞，可谓静矣。日月运行未尝息也，则谓之不动，可乎？故曰：动静不相离。
8. 子曰：致敬乎鬼神，理也。昵鬼神而求焉，斯不知矣。
9. 子曰：阴过之时必害阳，小人道盛必害君子。欲无害者，惟过为防耳。弗过防之，从或戕之。
10. 或问天、帝之异。子曰：以形体谓之天，以主宰谓之帝，以至妙谓之神，以功用谓之神鬼，以情性谓之乾，其实一而已，所自而名之者异也。夫天，专言之则道也。
11. 子曰：天地所以不已，有长久之道也。人能常于可久之道，则与天地合。
12. 或问：日月有定形乎？抑气散而复聚也？子曰：难言也。然究其极致，则二端一而已。
13. 范蜀公言鬼神之际，曰：佛氏谓生为此，死为彼，无是理也。子曰：公无惑，则有是言也。蜀公曰：鬼神影响则世有之。子曰：公有所见，则无是言也。
14. 子曰：卜筮在我而应之者，蓍龟也；祭祀在我而享之者，鬼神也。夫岂有二理哉？亦一人之心而已。卜筮者以是心求之，其应如响，徇以私意及颠错卦象而问焉，未有能应者，盖无其理也。古之言事鬼神者，曰如有闻焉，如有见焉，则是鬼神答之矣，非真有见闻也，然则如有见闻者谁欤！
15. 子曰：天聪明自我民聪明，言理无二也。若夫天之所为，人之所能，则各有分矣。
16. 子曰：天地之心，以复而见，圣人未尝复，故未尝见其心。
17. 子曰：天地之道，至顺而已矣，大人先天不违，亦顺理而已矣。
18. 或问鬼神之有无。子曰：吾为尔言无，则圣人有是言矣；为尔言有，尔得不于吾言求之乎？
19. 子曰：天地之间，感应而已，尚复何事？
20. 子曰：日月之在天，犹人之有目。目无背见，日月无背照也。
21. 子曰：气化之在人与在天一也，圣人于其间，有功用而已。
22. 子曰：天地日月，其理一致。月受日光而不为之亏，月之光乃日之光也。地气不上腾，天气不下降，至于地中，生育万物者，乃天之气也。
23. 或问：日食有常数者也，然治世少而乱世多，岂人事乎？子曰：天人之理甚微，非烛理明，其孰能识之？曰：无乃天数人事交相胜负，有多寡之应耶？子曰：似之，未易言也。
24. 子曰：君子宜获福于天，而有贫瘁夭折者，气之所钟有不周耳。
25. 子曰：天地阴阳之运，升降盈虚，未尝暂息。阳常盈，阴常亏，一盈一亏，参差不齐，而万变生焉。故曰：物之不齐，物之情也。庄周强齐之，岂能齐也？
26. 或谓张绎曰：吾至于闲静之地，则洒然心悦，吾疑其未善也。绎以告子。子曰：然。社稷宗庙之中，不期敬而自敬，是平居未尝敬也。使平居无不敬，则社稷宗庙之中何敬之？改修乎？然则以静为悦者，必以动为厌，方其静时，所以能悦静之心又安在哉？
27. 或问：人多惑于鬼神怪异之说，何也？子曰：不明理故也。求之于事，事则奚尽？求之于理则无蔽，故君子穷理而已。
28. 子曰：古今异宜，人有所不便者，风气之异也。日月星辰皆气也，亦自异于古耳。月何食？不受日光也。何为不受，与日相当，阴盛亢阳，不下于日也。古者鼓以救日月之食，然则月之食亦可鼓者，以其助阳欤？
29. 子曰：五祀非先王之典，以为报邪，则遗其重而举其轻者。夫门之用，顾大于井之功乎？祭门而不祭井，何说也？
30. 子曰：当大震惧能自安而不失者，惟诚敬而已。
31. 子曰：动静者，阴阳之本也。五气之运，则参差不齐矣。
32. 子曰：史迁曰天与善人，伯夷非善人耶？此以私意度天道也。必曰：颜何为而夭，跖何为而寿？指一人而较之，非知天者也。
33. 子曰：有理则有气，有气则有数。鬼神者，数也；数者，气之用也。
34. 或谓杀孝妇而旱，岂非众冤所感邪？子曰：众心固冤之耳，而一人之精诚足以动天地也。然则杀暴姑而雨，岂妇冤既释邪？子曰：冤气固散矣，而众心之愤亦平也。
35. 子曰：天地之间，善恶均于覆载，未尝有意于简别也，顾处之有道耳。圣人即天地。
36. 子曰：天地之化，虽荡荡无穷，然阴阳之度，寒暑昼夜之变，莫不有常久之道，所以为中庸也。
37. 子曰：万物皆本乎天，人本乎祖，故以冬至祭天，而祖配之，以冬至者，气之始也。万物成形于帝，人成形于父，故以季秋享帝，而父配之，以季秋者，物成之时也。
38. 子曰：事鬼神易，为尸难。孝子有思亲之心，以至诚持之，则可以尽其道矣。惟尸象神，祖考所以来格者也。后世巫觋，盖尸之遗意，但流为伪妄，不足以通幽明矣。致神必用尸，后世直以尊卑势遂不行，三代之末亦不得已焉而废耳。
39. 子曰：物之名义与气理通贯。天之所以为天，本何为哉？苍苍焉耳矣。其所以名之曰天，盖自然之理也。名出于理，音出于气，字书由是不可胜穷矣。
40. 子曰：阴阳之气，有常存而不散者，日月是也；有消长而无穷者，寒暑是也。
41. 子曰：天理生生相续不息，无为故也，使竭智巧而为之，未有能不息也。
42. 子曰：在此而梦彼，心感通也；已死而梦见，理感通也。明乎感通，则何远近、死生、今古之别哉？杨定鬼神之说，其能外是乎？
43. 子曰：老氏言虚能生气，非也。阴阳开阖相因，无有先也，无有后也。可谓今日有阳而后明日有阴，则亦可谓今日有形而后明日有影也。
44. 或问：天地何以不与圣人同忧也？子曰：天地不宰而成化，圣人有心而无为。
45. 子曰：天地生物之气象，可见而不可言，善观于此者必知道也。

卷七 圣贤篇

1. 或问：圣人有过乎？子曰：圣人而有过，则不足以为圣人矣。曰：夫子学《易》而后无大过者，何谓也？子曰：非是之谓也，犹删《诗》定《书》正《乐》之意也，自期年至于五十，然后乃赞《易》，则《易》道之过误者鲜矣。曰：《易》亦有过乎？曰：如《八索》之类，乱《易》者多矣。
2. 子曰：圣人之道犹天然。门弟子亲炙而冀及之，然后知其高且远也。使诚若不可及，则趋向之心不几于怠乎？故圣人之教常俯而就之，曰：吾无隐乎尔，吾非生知，好古敏而求之者也。非独使资质庸下者勉思企及，而才气高迈者亦不敢躐等而进也。
3. 子曰：损益文质随时之宜，三王之法也。孔子告颜渊为邦者，万世不易之法也。
4. 子曰：孟子论子濯孺子之事，特曰不背师可称也，非言事君之道也。事君而若此，不忠之大也。
5. 子曰：齐威之正，正举其事尔，非大正也。管子之仁，仁之功尔，非至仁也。
6. 或问泰伯之三让。子曰：不立，一也；逃焉，二也；文身，三也。
7. 或问赵盾越境果可免乎？子曰：越境而反，且不讨贼，犹不免也。必也，越境而不反，然后可免耳。
8. 子曰：泰山虽高矣，绝顶之外，无预乎山也。唐虞事业，自尧舜观之，亦犹一点浮云过于太虚耳。
9. 子曰：桓魋不能害己，孔子知矣，乃微服过宋；象将杀己，舜知之矣，乃同其忧喜。饥溺而死，有命焉，而禹稷必救之；国祚修短，有数焉，而周公必祈之。知性命并行而不相悖，然后明圣人之用。
10. 子曰：颜回在陋巷，淡然进德，其声气若不可闻者，有孔子在焉，若孟子安得不以行道为己任哉？
11. 或问：圣人亦有为贫之仕乎？子曰：为委吏乘田是也。或曰：抑为之兆乎？曰：非也。为鲁司寇则为之兆也。或人因以是勉子从仕，子曰：至于饥饿不能出门户之时，又徐为之谋耳。
12. 子曰：子厚之气似明道。
13. 子曰：天子之职守宗庙，而尧舜以天下与人；诸侯之职守社稷，而大王委去之。惟圣贤乃与于此，学者守法可也。
14. 子曰：圣贤在上，天下未尝无小人也，能使小人不敢肆其恶而已。夫小人之本心，亦未尝不知圣贤之可说也，故四凶立尧朝，必顺而听命。圣人岂不察其终出于恶哉？亦喜其面革畏罪而已，苟诚信其假善而不知其包藏，则危道也。是以虽尧舜之盛，于此未尝无戒，戒所当戒也。
15. 或问：伐国不问仁人，然则古之人不伐国，其伐者皆非仁人乎？子曰：展禽之时，诸侯以土地之故，暴民逞欲，不义之伐多矣，仁人所不忍见也，况忍言之乎？昔武王伐纣，则无非仁人也。
16. 子曰：强者易抑，子路是也；弱者难强，宰我是也。
17. 子曰：信一也，而有浅深。七十子闻一言于仲尼，则终身守之，而未必知道，此信于人者也。若夫自信，孰得而移之？
18. 刘安节问曰：志笃于善而梦其事者，正乎不正？子曰：是亦心动也。曰：孔子梦见周公，何也？子曰：圣人无非诚，梦亦诚，不梦亦诚，梦则有矣。梦见周公，则有矣，亦岂寝而必梦？梦而必见周公欤？
19. 子语杨迪曰：近所讲问，设端多矣，而不失大概。夫二三子岂皆智不足以知之？由不能自立于众说漂煦之间耳，信不笃故也。仲尼之门人，其所见非尽能与圣人同也，惟不敢执己而惟师之信，故求而后得。夫信而加思，乃致知之方也，若纷然用疑，终亦必亡而已矣。
20. 子曰：其亡其亡，系于苞桑。汉王允、唐李德裕，功未及成而祸败从之者，不知苞桑之戒也。
21. 李观有言：使管仲而未死，内嬖复六人，何伤威公之伯乎？子曰：管仲为国政之时，齐侯之心未蛊也。既蛊矣，虽两管仲将如之何？未有蛊心于女色而尽心于用贤也。
22. 或问：郭璞以鸠占，何理也？子曰：举此意，向此事，则有此兆象矣，非鸠可占也。使鸠可占，非独鸠也。
23. 或问：孔子不幸而遇害于匡，则颜子死之，可乎？不可乎？子曰：今有二人，相与远行，则患难有相死之道，况回于夫子乎？曰：亲在则可乎？子曰：今有二人，相与搏虎，其致心悉力，义所当然也。至于危急之际，顾曰吾有亲，则舍而去之，是不义之大者也。其可否当预于未行之前，不当临难而后言也。曰：父母存，不许友以死，则如此义何？子曰：有可者，远行搏虎之譬也；有不可者，如游侠之徒，以亲既亡，乃为人报仇而杀身，则乱民也。
24. 子曰：知几者，君子之独见，非众人所能及也。穆生为酒醴而去，免于胥靡之辱；袁闳为土室之隐，免于党锢之祸；薛山守箕山之节，免于新室之污，其知几矣。
25. 子曰：汉世之贤良，举而后至，若公孙弘，犹强起之者，今则求举而自进也。抑曰：欲廷对天子之问，言天下之事，犹之可也。苟志于科目之美，为进取之资而已，得则肆，失则沮，肆则悦，沮则悲，不贤不良，孰加于此？
26. 子曰：守节秉义而才不足以济天下之难者，李固、王允、周顗、王导之徒是已。
27. 刘安节问：高宗得傅说于梦，何理也？子曰：其心求贤辅，虽寤寐不忘也，故精神既至，则兆见乎梦。文王卜猎而获太公，亦犹是也。曰：岂梦之者往乎？抑见梦之者来乎？曰：犹之明鉴，有物必见，岂可谓与鉴物有来往哉？
28. 或问：周公欲代武王之死，其有是理邪？抑曰为之命邪？子曰：其欲代其兄之死也，发于至诚，而奚命之论？然则在圣人则有可移之理也。
29. 子曰：圣贤于乱世，虽知道之将废，不忍坐视而不救也，必区区致力于未极之间，强此之衰，难彼之进，图其暂安，而冀其引久，苟得为之，孔孟之屑为也。王允之于汉，谢安之于晋，亦其庶矣。
30. 子曰：仲尼无迹，颜子之迹微显，孟子之迹著见。
31. 子曰：颜子示不违如愚之学于后世，和气自然，不言而化者也。孟子则显其才用，盖亦时焉而已矣。学者以颜子为师，则于圣人之气象类矣。
32. 子曰：古人以兄弟之子犹子也，而人自以私意小智观之，不见其犹也。或谓孔子嫁其女异于兄弟之女，是又以私意小智观之，不知圣人之心也。夫孔子盖以因其年德相配而归之，何避嫌之有？避嫌之事，贤者且不为，而况圣人乎？
33. 子曰：陈平言宰相之职，近乎有学。
34. 子曰：颜子非乐箪瓢陋巷也，不以贫累其心而改其所乐也。
35. 子曰：伯夷不食周粟，其道虽隘，而又能不念旧恶，其量亦宏。
36. 朱光庭问：周公仰而思之者，其果有所合乎？子曰：周公固无不合者矣，如其有之，则必若是其勤劳而不敢已也。
37. 子曰：游酢、杨时始也为佛氏之学，既而知不足安也，则来有所请，庶乎其能变。
38. 谢良佐既见明道，退而门人问曰：良佐如何？子曰：其才能广而充之，吾道有望矣。
39. 子曰：颜子虚中受道，子贡億度而知之。
40. 子曰：子厚、尧夫之学，善自开大者也。尧夫细行或不谨，而其卷舒运用亦熟矣。
41. 子曰：邦无道而自晦以免患，可以为智矣，而比干则非不知也。
42. 子曰：颜孟知之所至则同，至于渊彝温淳，则未若颜子者。
43. 子曰：观武帝问贤良，禹汤水旱，厥咎何由？公孙弘曰：尧遭洪水，不闻禹世之有洪水也，而不对所由奸人也。
44. 子曰：尧舜，生而知之者也；汤武，学而至之者也。文之德似尧舜，禹之德似汤武，虽然，皆圣人也。
45. 子曰：身之言履也，反之言归乎正也。
46. 子曰：仲尼，元气也，颜子犹春生也，孟子则兼秋杀见之矣。
47. 子曰：学圣人者必观其气象，《乡党》所载，善乎其形容也。读而味之，想而存之，如见乎其人。
48. 子曰：鲁卫齐梁之君不足与有为，孔孟非不知也，然自任以道，则无不可为者也。
49. 子曰：颜子具体，顾微耳，在充之而已；孟子生而大全，顾未粹耳，在养之而已。
50. 子曰：传圣人之道，以笃实得之者，曾子是也。易箦之际，非几于圣者，不及也。推此志也，禹稷之功其所优为也。
51. 子曰：圣人无梦，气清也；愚人多梦，气昏也。孔子梦周公，诚也。盖诚为夜梦之影也，学者于此亦可验其心志之定否、操术之邪正也。
52. 子曰：周勃入北军，问士卒，如有右袒，将何处哉？已知其心为刘氏者，不必问也。当是之时，非陈平为之谋，亦不能济矣。迎文帝于霸桥而请问，则非其时；见河东守尉于其国而严兵，则非其事，几于无所能者，由不知学也。
53. 子曰：仲尼浑然，乃天地也；颜子粹然，犹和风庆云也；孟子岩岩然，犹泰山北斗也。
54. 周茂叔曰：荀卿不知诚。子曰：既诚矣，尚何事于养心哉？
55. 子曰：王仲淹，隐德君子也。其书有格言，非其自著也，续之者剿入其说耳，所谓售伪必假真也。通之所得，粹矣，非荀杨所及；续经，其伪益甚矣。自汉以来制诏之足纪者寡矣，晋宋以后诗之足采者微矣。
56. 孙觉问：孔明何如人也？子曰：王佐。曰：然则何以区区守一隅，不能大有为于天下也？子曰：孔明欲定中原，与先主有成说矣。不及而死，天也。曰：圣贤杀一不辜而得天下，则不为。孔明保一国，杀人多矣。子曰：以天下之力诛天下之贼，义有大于杀也。孔子请讨陈恒，使鲁用之，能不戮一人乎？曰：三国之兴，孰为正？子曰：蜀之君臣，志在兴复汉室，正矣。
57. 子曰：杨墨学仁义而失之者，则后之学者有不为仁义者，则其失岂特杨墨哉？
58. 子曰：与巽之语，闻而多碍者，先入也；与与叔语，宜碍而信者，致诚也。
59. 子曰：君子正己而无恤乎人。沙随之会，晋侯怒成公后期，而不见鲁，当是时，国家有难，彼曲我直，君子不以为耻也。
60. 子曰：世云汉高能用子房，非也，子房用汉高耳。
61. 子曰：杨子云去就无足观。其曰明哲煌煌，旁烛无疆，则悔其蹈乱，无先知之明也；其曰逊于不虞，以保天命，则欲以苟容为全身之道也。使彼知圣贤见几而作，其及是乎？苟至于无可奈何，则区区之命，亦安足保也？
62. 子曰：尧夫襟怀放旷，如空中楼阁，四通八达也。
63. 子曰：杨子云之过，非必见于美新投阁也。夫其黾勉莽贤之间而不能去，是安得为大丈夫哉？
64. 子曰：韩信多多益办，分数明而已。
65. 子曰：君实谓其应世之具犹药之参苓也，可以补养和平，不可以攻治沉痼。自处如是，必有救之之术矣。
66. 或问：舜能化瞽象于不格奸，而曷为不能化商均也？子曰：舜以天下与人，必得如己者，故难于商均之恶，岂闻如瞽象之甚焉？
67. 子曰：张良进退出处之际皆有理，盖儒者也。
68. 子曰：孔门善问无若颜子，而乃终日如愚，无所问也。
69. 子曰：司马君实能受尽言，故与之言必尽。
70. 子曰：颜子默识，曾子笃实，得圣人之道者，二子也。
71. 或谓：颜子为人殆怯乎？子曰：孰勇于颜子？颜子曰：舜何人也，予何人也，有为者亦若是。有而若无，实而若虚。孰勇于颜子？
72. 或问：汉文多灾异，汉宣多祥瑞，何也？子曰：如小人日行不善，人不以为言；君子一有不善，则群起议之，一道也。白者易污，全者易毁，一道也。以《风》《雅》考之，幽王大恶为小恶，宣王小恶为大恶，一道也。
73. 子曰：孟子言己志，有德之言也；论圣人之事，造道之言也。
74. 子曰：子贡之知，亚于颜子，知之而未能至之者也。
75. 或问：伊尹出处有似乎孔子，而非圣之时，何也？子曰：其任也气象胜。
76. 子曰：人有颜子之德，则有孟子之事功，孟子之事功与禹稷并。
77. 或问：孟子何以能知言？子曰：譬之坐乎堂上，则其辨堂下之声，如丝竹也。苟杂处乎众言之间，群音嚣嚣然，己且不能自明，尚何暇他人之知乎？
78. 子曰：孔子为宰，为陪臣，皆可以行大道。若孟子，必得宾师之位而后行也。
79. 子曰：明叔明辨有才气，其于世务练习，盖美材也，其学晚溺于佛，所谓日月至焉而已者，岂不可惜哉？
80. 游酢得《西铭》，诵之，则涣然于心。曰：此中庸之理也，能求于语言之外也。
81. 子曰：和叔任道，风力甚劲，而深浅镇密，则于与叔不逮。
82. 鲜于侁问曰：颜子何以不能改其乐？子曰：知其所乐，则知其不改。谓其所乐者，何乐也？曰：乐道而已。子曰：使颜子以道为可乐而乐乎，则非颜子矣。他日，侁以语邹浩。浩曰：吾虽未识夫子，而知其心矣。
83. 或谓：佛氏引人入道，比之孔子，为径直乎？子曰：果其径也，则仲尼岂固使学者迂曲所行而难于有至哉？故求径途而之大道，是犹冒险阻、披荆棘以祈至于四达之衢尔。
84. 孟子曰：可以仕则仕，可以止则止，可以久则久，可以速则速，孔子也。孔子，圣之时者也。知易者，莫如孟子矣。孟子曰：王者之迹熄而诗亡，诗亡然后《春秋》作。《春秋》，天子之事也。知《春秋》者，莫如孟子矣。
85. 子曰：孔子之道，著见于行，如《乡党》之所载者，自诚而明也。由《乡党》之所载而学之，以至于孔子者，自明而诚也。及其至焉，一也。
86. 子曰：闻善言则拜者，禹之所以为圣也。以能问于不能者，颜子之所以为贤也。后之学者，有一善则充然而自足，哀哉！
87. 或问：舜不告而娶，为无后也，而与拂父母之心，孰重？子曰：非直不告也，告而不可，然后尧使之娶耳。尧以君命命瞽瞍，舜虽不告，尧固告之矣，在瞽瞍不敢违，而在舜为可娶也。君臣父子夫妇之道，于是乎皆得。曰：然则象将杀舜，而尧不治焉，何也？子曰：象之欲杀舜，无可见之迹，发人隐匿而治之，非尧也。
88. 子曰：伊尹之耕于萃，傅说之筑于岩，天下之事非一一而学之，天下之贤才非人人而知之也，明其在我者而已。
89. 子曰：董子有言，仁人正其谊不谋其利，明其道不计其功，度越诸子远矣。
90. 或问：陋巷贫贱之人亦有以自乐，何独颜子？子曰：贫贱而在陋巷，俄然处富贵，则失其本心者众矣。颜子箪瓢由是，万钟由是。
91. 子曰：有学不至而言至者，循其言可以入道。门人曰：何谓也？子曰：真积力久，则入荀卿之言也。优而柔之，使自求之；餍而饫之，使自驱之。若江河之浸，膏泽之润，涣然冰释，怡然理顺，杜预之言也。思之思之，又重思之；思而不通，鬼神将通之，非鬼神之力也，精诚之极也，管子之言也。此三者，循其言皆可以入道，而三子初不能及此也。
92. 子曰：孔子教人各因其才，有以文学入者，有以政事入者，有以言语入者，有以德行入者。
93. 子曰：老氏之言杂权诈。秦愚黔首，其术盖有所自。
94. 或问：高宗之于傅说，文王之于太公，知之素矣，恐民之未信也，故假梦卜以重其事。子曰：然则是伪也，圣人无伪。
95. 子曰：盟可用，要之则不可用，要而盟，与不盟同。使要盟而可用，则卖国背君亦可要也，是故孔子舍蒲人之约而卒适卫。
96. 子曰：颜子之怒，在物而不在己，故不迁。
97. 子曰：仲尼之门，不仕于大夫之家，惟颜闵、曾子数人而已。
98. 或问：小白、子纠孰长？子曰：小白长。何以知之？子曰：汉史不云乎？齐威杀其弟，盖古之传者云尔。有如子纠兄也，管仲辅之，为得正，小白既夺其国，而又杀之，则管仲之于威公，乃不与同世之仇也。若计其后功，而与其事桓，圣人之言无乃甚害于义，而启后世反复不忠之患乎？
99. 子曰：生而知之者，谓理也，义也。若古今之故，非学不能知也。故孔子问礼乐，访官名，而不害乎生知也。礼乐、官名，其文制有旧，非可凿知而苟为者。
100. 子曰：人所不可能者，圣人不为也。或曰：周公能为人臣所不能为。陋哉，斯言也！
101. 子曰：荀子谓博闻广见可以取道，欲力行尧舜之所行，其所学皆外也。
102. 子曰：工尹商阳追吴师，既及之，而曰：我朝不坐、宴不与，杀三人，足以反命。夫商阳惟当致力君命，而乃行私情于其间，慢莫甚焉。孔子盖不与也。其曰：杀人之中，又有礼焉，盖记礼者之谬也。
103. 子曰：曾子易箦之际，志于正而已矣，无所虑也。与行一不义、杀一不辜而得天下不为者同心。
104. 子曰：孔子之道，得其传者，曾子而已矣。时门弟子才辨明智之士非不众也，而传圣人之道者乃质鲁之人也。观易箦之事，非几于圣者，不足以臻此。继其传者有子思，则可见矣。
105. 刘安节问：孔子未尝以仁许人，而称管仲，曰：如其仁。何也？子曰：阐幽之道也。子路以管仲不死子纠为未仁，其言管仲小矣，是以圣人推其有仁之功。或抑或扬，各有攸当。圣人之言类如此，学者自得可也。
106. 子曰：在邦家而无怨，圣人发明仲弓，使之知仁也。然在家而有怨者焉，舜是也；在邦而有怨者焉，周公是也。
107. 子曰：尧舜，孔子语其圣则不异，语其事功则有异。
108. 子曰：象忧喜，舜亦忧喜，天理人情之至也。舜之于象，周公之于管叔，其用心一也。管叔初未尝有恶，使周公逆度其兄将畔而不使，是诚何心哉？惟管叔之畔，非周公所能知也，则其过有所不免矣。
109. 子曰：齐王欲养弟子以万钟，使夫国人有所矜式，其心善矣，于孟子有可处之义也。然时子以利诱孟子门人，故孟子曰我非欲富也。如其欲富，则辞十万而受万乎？故当知孟子非不肯为国人矜式者，特不可以利诱耳。
110. 子曰：不已则无间，天之道也，纯则不二，文王之德也，文王，其犹天欤？
111. 或问庄周何如？子曰：其学无礼无本，然形容道理之言，则亦有善者。
112. 子曰：世之博闻强识者众矣，其终未有不入于禅学者，特立不惑，子厚、尧夫而已。然其说之流，亦未免于有弊也。
113. 子曰：瞻之在前，未能及也；忽焉在后，则又过也。其差甚微，其失则有过不及之异，是微也，惟颜子知之，故兴卓尔之叹也。
114. 或问：后世有作，虞帝弗可及，何也？子曰：譬之于地，肇开而种之，其资毓于物者，何如其茂也？久则渐磨矣。虞舜当未开之时，及其聪明如此其盛，宜乎后世莫能及也。胡不观之，有天地之盛衰，有一时之盛衰，有一月之盛衰，有一辰之盛衰。一国有几家，一家有几人，其荣枯休戚未有同者，阴阳消长，气之不齐，理之常也。
115. 子曰：知之既至，其意自诚，其心自正。颜子有不善未尝不知，知之至也；知之至，是以未尝复行，有复行焉者，知之不至耳。
116. 子曰：善恶皆天理，谓之恶者，或过或不及，无非恶也，杨墨之类是也。
117. 明道十五六时，周茂叔论圣道之要，遂厌科举，慨然欲为道学，而未知其方也。及泛滥于诸家，出入于释老者几十年，反求诸《六经》而后得之。
118. 明道志康节之墓曰：先生少时，自雄其才，慷慨有大志。既学，力慕高远，谓先王之事为可必致。及其学益老，德益邵，玩心高明，观天地运化，阴阳消长，以达乎万物之变，然后颓然乎顺，浩然乎归，德气粹然，望之可知其贤。然不事表暴，不设防畛，正而不谅，通而不污，清明坦夷，洞彻中外。其与人言，必依于孝弟忠信，乐道人之善，而未尝及其恶，故贤者乐其德，不肖者服其化。所以厚风俗，成人材之功，亦多矣。昔七十子学于仲尼，其传可见者惟曾子，所以告子思，而子思所以授孟子者耳。其余门人，各以其才之所宜为学，虽同尊圣人，所因而入者，门户则众矣。况后此千有余岁，师道不立，学者莫知所从来。独先生之学得之于李挺之，挺之得之于穆伯。长推其源流，远有端绪。今李穆之言及其行事概可见也，而先生纯一不杂，汪洋高大，乃其所自得者多矣。然而名其学者，岂所谓门户之众，各有所因而入者，与语成德者昔难其居，若先生之道，以其所至而论之，可谓安且成矣。
119. 伯淳既没，公卿大夫议以明道先生号之。子为之言曰：周公死，圣人之道不行；孟轲死，圣人之学不传。道不行，百世无善治；学不传，千载无真儒。无善治，士犹得以明夫善治之道，以淑诸人，以传诸后；无真儒，则天下贸贸焉，莫知所之，人欲肆而天理灭矣。先生生千四百年之后，得不传之学于遗经，天不慭遗，哲人早世。学者于道，知所向，然后见斯人之为功；知所至，然后见斯名之称情。山可夷，谷可堙，明道之名，亘万古而长存也。

卷八 君臣篇

1. 子曰：人君欲附天下，当显名其道，诚意以待物，恕己以及人，发政施仁，使四海蒙其惠泽，可也。若乃暴其小惠，违道干誉，欲致天下之亲己，则其道狭矣。非特人君为然也，臣之于君，竭其忠诚，致其才力，用否在君而已，不可阿谀逢迎，以求君之厚己也。虽朋友亦然。修身诚意以待之，疏戚在人而已，不可巧言令色，曲从苟合，以求人之与己也。虽乡党亲戚亦然。
2. 子曰：君道以人心悦服为本。
3. 子曰：君臣朋友之际，其合不正，未有久而不离者。故贤者顺理而安行，智者知几而固守。
4. 子曰：君子有为于天下，惟义而已，不可则止，无苟为，亦无必为。
5. 子曰：止恶当于其微，至盛而后禁，则劳而有伤矣。君恶既甚，虽以圣人救之，亦不免咈违也；民恶既甚，虽以圣人治之，亦不免于刑戮也。
6. 子曰：人臣以忠信善道事其君者，必达其所蔽而因其所明，乃能入矣。虽有所蔽，亦有所明，未有冥然而皆蔽者也。古之善谏者，必因君心所明而后见纳。是故讦直强果者，其说多忤；温厚明辨者，其说多行。爱戚姬，将易嫡庶，是其所蔽也，素重四老人之贤而不能致，是其所明也，四老人之力，孰与夫公卿及天下之心？其言之切，孰与周昌、叔孙通也？高祖不从彼而从此者，留侯不攻其蔽而就其明也。赵王太后爱其少子长安君，不使为质于齐，是其蔽也，爱之欲其富贵久长于齐，是其所明也，左师触龙所以导之者，亦因其明尔，故其受命如响。夫教人者，亦如此而已。
7. 子曰：小人之于君，能深夺其志，未有由显明以道合者。
8. 子曰：王者奉若天道，动无非天者，故称天王，命则天命也，讨则天讨也，尽天道者，王道也。后世以智力持天下者，霸道也。
9. 子曰：人臣身居大位，功盖天下而民怀之，则危疑之地也。必也诚积于中，动不违理，威福不自己出，人惟知有君而已，然后位极而无逼上之嫌，势重而无专权之过，斯可谓明哲君子矣，周公、孔明其人也。郭子仪有再造社稷之功，威震人主而上不疑之也，亦其次欤？
10. 张子厚再召如京师。过子曰：往终无补也，不如退而闲居，讲明道义，以资后学，犹之可也。子曰：何必然？义当往则往，义当来则来耳。
11. 子曰：刚健之臣，事柔弱之君，而不为矫饰之行者，鲜矣！夫上下之交不诚而以伪也，其能久相有乎？
12. 或问：升卦有大臣之事乎？子曰：道何所不在？曰：大臣而犹升也，则何之矣？子曰：上则升君于道，下则升贤于朝，己则止其分耳，分则当止而德则当升也。尽是道者，文王也。
13. 子曰：士有志在朝廷而才不足者，有才可以济而诚不至者。诚苟至焉，正色率下，则用之，天下治矣。
14. 刘安节问：赐鲁天子礼乐以祀周公，可乎？子曰：不可。人臣而用天子之所用，周公之法乱矣。成王之赐，伯禽之受，皆过也。王氏谓人臣有不能为之功，而周公能之，故赐以人臣不能用之礼乐，非也。人臣无不能为之功，周公亦尽其分耳，人臣所当为者而不为，则谁为之也？事亲若曾子，可也，其孝非过乎子之分也，亦免责而已。臣之于君，犹子之于父，苟不尽其责之所当为，则事业何自而立？而谓人臣有不能为之功，是犹曰人子有不能为之孝也，而可乎？后世有恃功责报而怏怏于君者，必此之言夫！
15. 子曰：当为国之时，既尽其防虑之道矣，而犹不免，则何也？苟惟致其命、安其然，则危塞险难无足以动其心者，行吾义而已，斯可谓之君子。
16. 子曰：君子之处高位也，有拯而无随焉；在下位也，则有当拯有当随焉。
17. 或问：为官僚而言事于长，理直则不见从也，则如之何？子曰：亦权其轻重而已。事重于去，则当去；事轻于去，则当留。事大于争，则当争；事小于争，则当已。虽然，今之仕于官者，其有能去者，必有之矣，而吾未见之也。
18. 范公为谏官，尝谏上曰：今欲富国强兵，将何以为。子闻之曰：野哉！乌足以格其君。《周礼》所记，亦有强富之术，惟孟子为梁惠王言利之不可为，至于不夺不厌，言兵之不可用，至于及其所爱也，庶乎其可矣。
19. 子曰：凡谏说于君，论辩于人，理胜则事明，气忿则招拂。
20. 子曰：臣贤于君，则辅君以所不能，伊尹之于太甲，周公之于成王，孔明之于刘禅是也。臣不及君，则赞助之而已。
21. 子曰：君子之事君也，不得其心则尽其诚，以感发其志而已。诚积而动，则虽昏蒙可开也，虽柔弱可辅也，虽不正可正也。古之人事庸君常主而克行其道者，以己诚上达，而其君信之之笃耳。管仲之相桓公，孔明之辅后主是也。
22. 或问：陈平当王诸吕时何不谏？曰：王陵廷争不从，则去其位，平自意复谏者未必不激吕氏之怒也。夫汉初君臣徒以智力相胜，胜者为君，其臣之者非心说而臣事之也，当王诸吕时而责平等以死节，庸肯苟死乎？
23. 子曰：士方在下，自进而干君，未有信而用之者也。古之君子，必待上致敬尽礼而后往者，非欲崇己以为大也，盖尊德乐道之诚心不如是，不足与有为耳。
24. 或谓：屯之九五曰屯其膏，然则人君亦有屯乎？子曰：非谓其名位有损也，号令有所不行，德泽有所不下，威权去己而不识，所收如鲁昭公、高贵乡公是也。或不胜其忿，起而骤正之，则致凶之道。其惟盘庚、周宣乎！修德用贤，追先王之政，而诸侯复朝焉，盖以道驯致，不以暴为之也。若唐之僖宗、昭宗是也，恬然不为，至于屯极，则有亡而已。
25. 昔有典选，其子当迁官而固不之迁者，其心本自以为公，而不知乃所以为私也。或曰：古者直道而行，于嫌有所不必避，后世人伪竞生，是以不免耳。
26. 子曰：非无时也。时者，人之所为，盖无其人耳。
27. 子曰：择才而用虽在君，以身许国则在己。道合而后进，得正则吉矣。汲汲以求遇者，终必自失，非君子自重之道也。故伊尹、武侯救世之心非不切，必待礼而后出者，以此。
28. 子曰：事君者，知人主不当自圣，则不为谄谀之言；知人臣义无私交，则不为阿党之计。
29. 或问：臣子加谥于君父，当极其美，有诸？曰：正终，大事也。加君父以不正之谥，知忠孝者不为也。
30. 子曰：人臣之义，位愈高而思所以报国者当愈勤。饥则为用，饱则飞去，是以鹰犬自期也，曾是之谓爱身乎？
31. 或谓：礼局设官，地清而职闲，可居也。子曰：朝廷举动有一违礼，则礼官当任其责，安得谓之闲？
32. 或曰：未有大臣如介甫得君者。子曰：介甫自知之。其求去自表于上曰：忠不足取信，事事待于自明。使君臣之契果深，而有是言乎？
33. 子曰：君贵明，不贵察；臣贵正，不贵权。
34. 子曰：君子不轻天下而重其身，不轻其身而重天下，凡为其所当为，不为其所不可为者而已。
35. 或问：孔子事君尽礼而人以为谄，礼与谄异矣！谄何疑于尽礼？子曰：当时事君者，于礼不能尽也，故以讥圣人、非孔子，而言必曰小人以为谄也。孔子曰人以为谄而已，圣人道大德宏，故其言如此。
36. 子进讲，至南容三复《白圭》，中侍谓讲至南字请隐之，子不听。讲毕，进曰：人君居兆人之上，处天下之尊，只惧怕人过为崇奉以生骄慢之心，此皆近习谄媚以养之耳。昔仁宗之世，宫嫔谓正月为初月，易蒸饼曰炊饼，皆此类，天下至今以为非。嫌名、旧名，请勿复讳也。翼日，孙觉讲曰：子畏于正。子曰：以讳之，故独无地名可称也。谓畏于正，此何义也？
37. 司马温公、吕申公、韩康公上子行义于朝，遂命以官，典西都之教。子辞不听，又辞曰：上嗣位之初，方图大治，首拔一人于畎亩之中，宜得英材，使天下耸动，知朝廷之急贤也。今乃官使庸常之人，则天下何望？后世何观？朝廷之举何为？臣之受也何义？臣虽至愚，敢贪宠禄以速戾于厥躬？是以罔虞刑威而必尽其说。愿陛下广知人之明以照四方，充取臣之心以求真贤。求之以其方，待之以其道。虽圣贤，亦将为陛下出矣，况如臣者，何足道哉？又不听，而召之至京师，且使校雠馆阁。子以布衣造朝也，则曰：草莱之臣，蒙召而至，未见君，先受命，非礼也。既见于庭，又命之陛对，遂有讲筵之除。子退而上疏曰：知人则哲，尧舜所难。臣进对于顷刻之间，陛下见臣何者而遽加擢任也？今之用臣，盖非常之举，必将责其报效，此天下之所观听也。苟或不然，则失望于今而贻笑于后，可不谨哉？臣请有所言焉。古之人君守成业而致盛治者，莫如周成王，其所以成德则由乎周公。周公之辅成王也，幼而习之，所见必正事，所闻必正言，左右前后皆正人，故习与性长，化与心成。今陛下春秋方富，辅养之道不可不至也。所谓辅养之道，非谓告诏以言，过而后谏也，尤在涵养薰陶之而已矣。今夫一日之间接贤士大夫之时多，亲寺人宦官之时少，则气质自化，德器自成。臣欲谨选贤德之士以侍劝讲，讲读既罢，常留以备访问，从容燕语，不独渐磨德义，至于人情、物态、稼穑艰难，日积既久，自然通达，比之深处宫闱，为益多矣。夫传德义者，在乎防闻见之非，节嗜欲之过；保身体者，在乎适起居之宜，存畏谨之心。故左右近侍，宜选老成重厚小心之人，服饰器用皆须朴实之物，俾华巧靡丽不至于前，浅俗之言不入于耳。凡动作言语，必使劝讲者知之，庶几随事箴规，应时谏正，调护圣躬，莫过乎此矣。人君居崇高之位，持威福之柄，百官畏惧而莫敢仰视，万方崇奉而所欲必得。苟非知道畏义，所养如此，其惑可知。则中常之君，无不骄肆；英明之主，自然满假。此古今同患，治乱所由也。所以周公告成王，称前王之德，以寅畏祗惧为首云。夫儒者得以经术进说于人君，言听则志行，自昔抱道之士，孰不愿之？顾恨弗获。然自古君臣道合，靡不由至诚感通，信以发志。臣也，道未行于室家，善未孚于乡党，而何足以动人主之心乎？苟不度其诚之未至，而姑善辞说于进退之间，为一时之观，则可矣。必欲通于神明，光于四海，久而无斁，臣知其不可也。是以欲进而思义，喜时而愧己。夫海宇至广，贤俊非一人，愿博谋群臣，旁加收择，期得出类之贤，置诸左右，辅成圣德，则为宗社生灵之福矣。久之，意有不合，上书太后曰：臣，鄙人也，少不喜进取，以读书求道为事，于兹几三十年。昔在两朝，累为当涂者荐扬，臣于是时，自顾道学之不足，不愿仕也。及上嗣位，陛下临朝，大臣仰体求贤愿治之心，搜扬岩穴，首及微臣，以为召而不往，子思、孟轲则可，盖二人者，处宾师之位不往，所以规其君也，如臣微贱食土之毛而为王民，召而不至，则邦有常宪矣，是以奔走承命。甫至阙廷之外，又有馆职之除，方且表辞，遂蒙赐对。臣于是时，尚未有意于仕也。进至帘陛，咫尺天光，未尝一言及于朝政，陛下视臣，岂求进者哉？既而亲奉玉音，擢置经筵，事出望外，惘然惊惕。臣于斯时，虽以不才而辞，然许国之心已萌矣，辞不获命，于是服勤厥职。夫性朴而言拙，臣之所短也。若夫爱上之心、事上之礼、告上之道，则不敢不尽也。陛下心存至公，躬行大道，开纳忠言，委用耆德，直欲举太平，不止于因循苟安而已。苟能日谨一日，天下之事，诚不足虑。而方今所谓至急为长久之计，则莫若辅养上德。历观前古成就幼主，莫备于周公，为万世之法。愿陛下扩高世之见，以圣人之言为必可信，以先王之道为必可行，勿狃滞于近规，勿迁惑于众口，然后知周公诚不我欺也。考之《立政》之书，其言常伯常任之尊，与缀衣虎贲之贱，同以为戒，要在得人以为知恤者，鲜也，终篇反复，惟此一事而已。夫仆臣正，厥后克圣。左右侍御仆从罔非正人，旦夕承弼，然后起居出入无违礼也，发号施令无不善也。后世不复知此，以谓人主就学，所以涉书史、览古今也。夫此一端而已，苟曰如是而足，则能文宫人可以备劝讲，知书内侍可以充辅导，又何必置官设职，求贤德之士哉？自古帝王才质鲜不过人，然完德有道之君至少，其故何哉？皆辅养不得其道，而势位使之然也。臣服职以来，六侍扆御，但见诸臣拱手默坐，当讲说者疏立案傍，解释数行，则已肃退。如此，虽弥年积岁，所益几何也？亦已异于周公辅成王之道矣。或以谓上方幼冲宜尔者，不知本之论也。古之人自能食能言而教之，是故大学之法以豫为先。盖人之幼也，智愚未有所主，则当以格言至论日陈于前，盈耳充腹，久自安习，若固有之者。日复一日，虽有谗说摇惑，不能入也。若为之不豫，及乎稍长，私虑偏好生于内，众口辩言铄于外，欲其纯全，不可得已。故所急在先，而不忧其太早也。或又曰：圣上天资至美，自无违道，则尤非也。莫圣于禹，而益以丹朱傲游慢虐为之戒，禹岂不知是也？以唐太宗之聪睿，躬历艰难，力平祸乱，年亦长矣，其始也恶隋炀帝之侈丽，毁其层观，未六七年，乃欲治乾阳殿矣，人心奚常之有？所以圣贤处崇高之位，当盛明之际，不忘规戒，为虑至深远也，况幼冲之君，而可懈于闲邪拂违之道乎？夫开发之道有方，而朋习之益至切。夫学，悦而后入，宜使上心泰而体舒，然后有所悦怿。今也，前对大臣，动虞违谬，一言之出，史必书之，非所以逊人主之志而乐于学也。凡侍讲读，皆使兼视他职，比于辅导，则弗专矣。夫告于人者，非积其诚意则不能感发，古人以蒲卢喻教，谓以诚化也。今夫钟，怒而击之，则声武；悲而击之，则声哀，诚意之入也，其于人亦犹是矣。若使营营于职事，纷纷于心思，及至上前，然后责功于简册，望化于颊舌，不亦浅乎？道衰学废，世不得闻此言也久矣。虽闻之，必笑之，以为迂且诞也。陛下高识远见，当蒙鉴采。圣学不传，臣幸得之于遗经，不自量度，方且区区驾其说于学，以示天下后世，不虞幸会，得备讲说于人主之侧，诚使臣得以所学上沃帝听，则圣人之道有可行之望，岂特臣之幸哉？
38. 神宗首召伯淳，首访致治之要。子对曰：君道稽古，正学明善恶之归，辨忠邪之分，晓然趋道之至正，君志定而天下之治成矣。上曰：定志之道何如？子对曰：正心诚意，择善而固执之也。夫义理不先定，则多听而易惑；志意不先定，则守善而或移。必也以圣人之训为必当从，以先王之治为必可法，不为后世驳杂之政所牵滞，不为流俗因循之论所迁改，信道极于笃，自知极于明，去邪勿疑，任贤勿贰，必期致治如三代之隆而后已也。然患常生于忽微，而志亦戒乎渐习，故古之人君虽从容燕闲，必有诵训箴谏，左右前后罔匪正人，辅成德业。臣愿尊礼老成，访求儒学之士，不必劳以官职，俾日亲便座，讲论道义，又博延俊彦，陪侍法从，朝夕延见，讲磨治体，则睿智益明，王猷允塞矣。今四海靡靡，日益偷薄，末俗哓哓，无复廉耻，盖亦尊德乐义之风未孚，而笃诚忠厚之化尚郁也。惟陛下稽圣人之训，法先王之治，体乾刚健而力行之，则天下之幸。上嘉纳之。
39. 明道告神宗曰：人主当防未萌之欲。上拱手前坐，曰：当为卿戒之。因论人才。上曰：朕未之见也。曰：陛下奈何轻天下士？上耸然曰：朕不敢。
40. 明道之未为台谏也，察荆公已信用矣。明道每进见，必陈君道以至诚仁爱为本，未尝一言及功利。上始疑其迂阔，而礼貌不少替也。一日，极论治道，上敛容谢曰：此尧舜之事也，朕何敢当？明道愀然曰：陛下此言，非天下之福。上益敬之。荆公画策寖行，子意多不合，令出有不便者，即论奏之。其尤有益，则论大臣不同心，谓小臣预大计，谓青苗收二分之息，谓鬻祠部度牒良民为僧，谓民情怨咨而公论壅遏，谓兴利之臣日进而尚德之风寖衰。上不敢用，子遂以罪去。
41. 明道补外官，入辞，上犹眷眷问政。他日，明道曰：当是时，吾不能感动君心，顾吾学未至，德未成也。虽然，河滨之人捧土塞孟津，亦复可笑，人力不胜，以至于今，岂非命哉？

卷九 心性篇

1. 刘安节问：心有限量乎？曰：天下无性外之物。以有限量之形气，用之不以其道，安能广大其心也？心则性也，在天为命，在人为性，所主为心，实一道也。通乎道，则何限量之有？必曰有限量，是性外有物乎？
2. 子曰：耳目能视听而不能远者，气有限也。心无远近。
3. 子曰：占出于自然之理，声发于自然之气。听声者知其资之善恶，善卜者知其人之姓氏，是一道也。
4. 子曰：论性而不及气，则不备；论气而不及性，则不明。
5. 子曰：冲漠无朕而万象森然。未应不为先，已应不为后，如百寻之木，本根枝叶则一气也。若曰高明之极，无形可见，必也形诸轨辙之间，非也。高明之极，轨辙之间，皆一贯耳。
6. 子曰：见闻之知，乃物交而知，非德性所知。德性所知，不待于闻见。
7. 子曰：告子言生之谓性，通人物而言之也。孟子道性善，极本原而语之也。生之谓性，其言是也。然人有人之性，物有物之性，牛有牛之性，马有马之性，而告子一之，则不可也。使孟子不申问，告子不嗣说，乌知告子之未知义，孟子为知言。
8. 子曰：凡物既散则尽，未有能复归本原之地也。造化不穷，盖生气也。近取诸身，于出入息气，见阖辟往来之理。呼气既在，往则不返，非吸既往之气而后为呼也。
9. 子曰：上天之载，无声无臭之可闻，其体则谓之易，其理则谓之道，其命在人则谓之性，其用无穷则谓之神，一而已矣。
10. 或问：性与天道是诚不可得而闻乎？子曰：可自得之，而不可以言传也。他日，谢良佐曰：子贡即夫子之文章而知性与天道矣，使其不闻，又安能言之？夫子可谓善言，子贡可谓善听。
11. 子曰：人心必有所止，无止则听于物。惟物之听，何所往而不妄也？或曰：心在我，既已入于妄矣，将谁使之？子曰：心实使之。
12. 子曰：视听言动，身之用也。由中而应乎外，制乎外所以养其中也。
13. 子曰：心本至虚，必应物无迹也。蔽交于前，其中则迁。故视听言动必复于礼，制于外所以安其中也，久则诚矣。
14. 张子曰：性通极于无，气其一物尔。命同禀于性，遇其适然尔。力行不至，难以语性，可以言气；行同报异，难以语命，可以言遇也。或问：命与遇异乎？子曰：遇不遇即命也。曰：长平死者四十万，其命齐乎？子曰：遇白起则命也。有如四海九州之人，同日而死也，则亦常事尔。世之人以为是骇然耳，所见少也。
15. 或问：韩文公、杨雄言性如何？子曰：其所言者才耳。
16. 或问：尽心之道，岂谓有恻隐之心而尽乎恻隐，有羞恶之心而尽乎羞恶也哉？子曰：尽则无不尽，苟一一而尽之，乌乎而能尽？
17. 韩侍郎曰：凡人视听言动不免幻妄者，盖性之不善也。子哂之曰：谓性不善者，则求一善性而易之，可乎？
18. 子曰：君子虑及天下后世，而不止乎一身者，穷理而不尽性也。小人以一朝之忿，曾身之不惶恤，非其性之尽也。
19. 子曰：天人无二，不必以合言。性无内外，不可以分语。
20. 子曰：理与心一，而人不能会为一者，有己则喜自私，私则万殊，宜其难一也。
21. 子曰：气质沉静，于受学为易。
22. 子曰：志御气则治，气役志则乱。人忿欲胜志者，有矣，以义理胜气者，鲜矣。
23. 王介甫曰：因物之性而生之，直内之敬也；成物之形而不可易，方外之义也。子曰：信斯言也，是物先有性，然后坤因而生之，则可乎？
24. 子曰：动以人则妄，动以天则无妄。
25. 子曰：言愈多，于道未必明，故言以简为贵。
26. 子曰：不知性善不可以言学，知性之善而以忠信为本，是曰“先立乎其大”者也。
27. 或曰：穷理，智之事也；尽性，仁之事也；至于命，圣人之事也。子曰：不然也，诚穷理，则性命皆在是，盖立言之势不得不云尔也。
28. 子曰：有为不善于我之侧，而我不见；有言善事于我之侧，而我闻之者，敬也。心主于一也。
29. 或曰：惟闭目静坐为可以养心。子曰：岂其然乎？有心于息虑，则思虑不可息矣。
30. 子曰：人之知识未尝不全，其蒙者，犹寐也，呼而觉之，斯不蒙矣。
31. 子曰：有得无得，于其心气验之。裕然而无不充悦者，实有得也。切切然心劳而气耗，谓己有得，皆揣度而知之者也。
32. 子曰：所守不约，则泛然而无功，约莫如敬。
33. 子曰：守之必严，执之必定，少怠而纵之，则存者亡矣。
34. 子曰：义理客气，相为消长者也。以其消长多寡，而君子小人之分，日以相远矣。
35. 子曰：公则同，私则异。同者天心也。
36. 或问：人有耻不能之心，可乎？子曰：耻不能而为之，可也‘耻不能而隐之，不可也。至于疾人之能，又大不可也。若夫小道曲艺，虽不能焉，君子不耻也。
37. 或问：君子存之，何所存也？子曰：存天理也。天理未尝亡，而庶民则亡之者众矣。
38. 或问：志乎道，而玩之不乐，居之不安，何也？子曰：无乃助之长欤？
39. 子曰：人莫不知命之不可迁也，临患难而能不惧，处贫贱而能不变，视富贵而能不慕者，吾未见其人也。
40. 或问敬忠孚信之别。子曰：一心之谓敬，尽心之谓忠，存之于中之谓孚，见之于事之谓信。
41. 子曰：自得而动者，犹以手举物，无不从也。虑而后动者，犹以物取物，有中有不中矣。
42. 或问：人情本明，其有蔽，何也？子曰：性无不善，其偏蔽者，由气禀清浊之不齐也。
43. 子曰：德性云者，言性可贵也。性之德，言性所有也。
44. 张子曰：太虚至清，清则无碍，无碍故神。反清则浊，浊则有碍，碍则形窒矣。子曰：神气相极，周而无余，谓气外有神，神外有气，是两之也。清者为神，浊者何独非神乎？
45. 或问：独处夜行而多惧心，何也？子曰：烛理不明也，明理则知所惧者皆妄，又何惧矣？知其妄而犹不免者，气不充也，敬不足也。
46. 子曰：以私己为心者，枉道、拂理、谄曲、邪佞，无所不至，不仁孰甚焉？
47. 子曰：尽性至命，必本于孝弟；穷神知化，由通于礼乐。刘安节问曰：孝弟之行，何以能尽性至命也？子曰：世之言道者，以性命为高远，孝弟为切近，而不知其一统。道无本末精粗之别，洒扫应对，形而上者在焉。世岂无孝弟之人？而不能尽心至命者，亦由之而弗知也。人见礼乐坏崩，则曰礼乐亡矣，然未尝亡也。夫盗贼，人之至不足道者也，必有总属，必有听顺，然后能群起，而谓礼乐一日亡，可乎？礼乐无所不在，而未尝亡也，则于穷神知化乎何有？
48. 子曰：未有不能体道而能无思者，故坐忘则坐驰，有忘之心，是则思而已矣。
49. 或问：性之成形，犹金之为器欤？子曰：气比之金，可也，不可以比性。
50. 子曰：言不足以得意，得意则言可忘，亦非心自得之，终非己物。
51. 子曰：泛乎其思之，不如守约。思则来，舍则去，思之弗熟也。
52. 子曰：天德云者，谓所受于天者，未尝不全也，苟无污坏，则直行之耳；或有污坏，则敬以复之耳。其不必治而修，则不治而修，义也；其必治而修，则治而修，亦义也，其全天德一也。
53. 或问：性善而情不善乎？子曰：情者，性之动也，要归之正而已，亦何得以不善名之？
54. 子曰：受于天之谓性，禀于气之谓才。才有善否，由气禀有偏正也。性则无不善，能养其气以复其正，则才亦无不善矣。
55. 或问：赤子之心与圣人之心何以异？子曰：赤子之心，已发，发而去道未远也。圣人之心，如明镜，如止水。
56. 或问志意之别。子曰：志，自所存主言之，发则意也。发而当，理也；发而不当，私也。
57. 子曰：弘而不毅，则难立；毅而不弘，则无以居之。
58. 杨迪言于子曰：心迹，固夫子以为无可判之理，迪也疑焉。子曰：然则舜同象之忧喜，孟子不以为伪，即是。宜精思以得之，而何易言也？
59. 子曰：与叔昔者之学杂，故常以思虑纷扰为患，而今也求所以虚而静之，遂以养气为有助也。夫养气之道，非槁形灰心之谓也。人者生物也，不能不动，而欲槁其形；不能不思，而欲灰其心，心灰而形槁，则是死而已也。其从事于敬以直内，所患则亡矣。
60. 游酢曰：能戒谨于不睹不闻之中，则上天之载，可循序而进矣。子曰：是则然矣。虽然，其序如之何，循之又如何也？荀卿曰：始乎为士，终也为圣。其言是也。而曰性者恶也，礼者伪也，然则由士而圣人者，彼亦不知其所循之序矣。可不深思而谨择乎？
61. 子曰：有能全体此心，学虽未尽，但随分以应事物，虽不中不远矣。
62. 子曰：西北与东南，人材不同，气之厚薄异也。
63. 或问：心有存亡乎？子曰：以心无形体也，自操舍言之耳。夫心之所存，一主乎事，则在此矣。子因以目视地曰：过则无声臭矣，其曰放心者，谓心本善而流于不善，是放也，心则无存亡矣。
64. 子曰：佛者平居高谈，自谓见性得尽，至其应物处事，则有惘然不知者，是实未尽所得也。
65. 或问：有言求中于喜怒哀乐未发之前，可也？子曰：求则是有思也，思则是已发也。“然则何所据依，何以用功哉？”子曰：存养而已矣。及其久也，喜怒哀乐之发，不期中而自中矣。
66. 子曰：不欲则不惑，惑者由有所欲也。欲，非必盘乐也，心有所向，无非欲也。
67. 或曰：心未有所感之时，何所寓也？子曰：莫知其乡，何为而求所寓；有寓，非所以言心也，惟敬以操之而已。
68. 子曰：邪说虽炽，终不能胜正道，以人之秉彝不可亡也。然亦恶其善惑人心，是以孟子欲正人心、息邪说。
69. 子曰：人必有仁义之心，然后仁义之气睟然达于外。
70. 子曰：善恶云云者，犹杞柳之论也；善恶混云者，犹湍水之说也。
71. 子曰：人性果恶耶？则圣人何为能反其性以至于斯也？
72. 子曰：受命于天，或者服饵致寿，是天命而可增益也。
73. 子曰：卜筮将以决疑也。今之人独计其一身之穷通而已，非惑夫？
74. 子曰：君子以识为本，行次焉。今有人，力能行之而识不足以知之，则有异端之惑，将流荡而不知反，好恶失其宜，是非乱其真，虽有尾生之信、曾子之孝，吾弗贵也。
75. 子厚曰：必有事焉，而勿正心，勿忘，勿助长者，其入神之奥乎？学者欲以思虑求之，既以自累其心于不神矣，乌得而求之哉？子曰：有所事乃有思也，无思则无事矣。孟子于是论养气之道，而未遽及夫神也。子厚曰：勿忘者，亦不舍其灵明，善应之耳。子曰：存不舍之心，安得谓之灵明？然则其能善乎？子曰：意、必、固、我既亡之后，必有事焉，此学者所宜尽心也。
76. 子曰：夜气之所存者，良知也，良能也。苟扩而充之，化旦昼之所梏，为夜气之所存，然后有以至于圣人也。
77. 子曰：甚矣！欲之害人也！人为不善，欲诱之也，诱之而不知，则至于灭天理而不知反。故目则欲色，耳则欲声，鼻则欲香，口则欲味，体则欲安，此皆有以使之也。然则何以窒其欲？曰：思而已矣，觉莫要于思，惟思为能窒欲。
78. 子曰：自性得者，皆善也，而有仁义礼智之名者，以其所施之不同，合而言之，一道也；舍而行之，是悖理而违道也。而世言道与性者，必曰超然眇乎四端之外，是亦不学之过也。
79. 子曰：闻见之知，非德性之知。德性所知，不假闻见。
80. 子曰：世之人，乐其所不当乐，不乐其所当乐；慕其所不当慕，不慕其所当慕。皆由不思轻重之分，不知求放心而求放鸡犬者也。
81. 子曰：有一物而相离者，如形无影，不害其形成；水无波，不害其为水。有两物而必相须者，心无目不能视，目无心不能识也。
82. 子曰：莫大于性。小人云者，非其性然也，自溺于小而已。是故圣人闵之。
83. 子曰：人之性犹器，受光于日。佛氏言性，犹置器日下，倾此于彼尔，日固未尝动也。
84. 子曰：心具天德，心有不尽，则于天德不尽，其于知天难矣。
85. 子曰：真元之气，气所由生，外物之气，不得以杂之。然必资物之气，而后可以养元气。本一气也，人居天地一气之中，犹鱼之在水。饮食之真味，寒暑之节宣，皆外气涵养之道也。
86. 子曰：神与气未尝相离，不以生存，不以死亡。而佛言有一物不亡而常存，能盗胎夺阴，则无是理也。
87. 子曰：不诚不庄而曰尽性者，无之。性之德无伪慢，不免乎伪慢者，未尝知其性也。
88. 子曰：体会必以心，谓体会非心，于是有心小性大之说。圣人之心与天为一，或者滞心于智识之间，故自见其小耳。
89. 或问：克伐怨欲不行而非仁，何也？子曰：无是四者，非仁而何？原宪之问，在于止而不行，未免于有是心也。故曰可以为难而已，盖将以起原宪之问而进之，而宪不能也。
90. 或问：君子存之，如何其存也？子曰：必有事焉，而勿正心，勿忘，勿助长，乃存之之道也。
91. 子曰：无妄，天性也。万物各得其性，一毫不加损矣。
92. 子曰：感而遂通，感非自外也。
93. 子曰：退藏于密者，用之源也。
94. 子曰：人心，私欲也，危而不安；道心，天理也，微而难得。惟其如是，所以贵于精一也。精之一之，然后能执其中。中者，极至之谓也。
95. 子曰：鸢飞戾天，鱼跃于渊，言其上下察也。此子思开示学者切要之语也。孟子曰：必有事焉而勿正，心勿忘，其意犹是也。有得于此者，乐则生，生则乌可已也；无得于此者，役役于见闻，知思为机变之巧而已。
96. 子曰：知命者，达理也；受命者，得其应也。天之应若影响，然得其应者，常理也。致微而观之，未有不应者。自浅狭之所见，则谓其有差矣。天命可易乎？然有可易者，惟其有德者能之。
97. 韩康公曰：今有人顿然明尽者，子信诸？子曰：必也生而知之，然未之见也。凡所贵乎学者，不谓生而知之者也。孟子曰：尽其心者知其性也。存其心，养其性，所以事天也。言其至也。佛氏于阴阳生死古今，未之识也，而谓得夫形而上者，与吾圣人无二致，可乎？人才智愈明，其所陷溺愈深，可不戒乎？
98. 子曰：学必知自慊之道，有一毫不自慊，则子厚所谓“有外之心不足以合天心”也。
99. 子曰：率气在志，养气在直内，有私意则馁，无不义则浩然。
100. 子曰：心活则周流无穷，而不滞于一隅。
101. 子曰：质之美者，一明既尽，浊滓混化，斯与天地同体矣。庄敬持养，抑其次也，及其至则一也。
102. 或问：多怒多惊，何也？子曰：主心不定也。
103. 子曰：心尽乎智周万物，而不尽乎如死灰；形尽乎动容周旋，而不尽乎如槁木，以寂灭湛静为道者，其分远矣。
104. 张子厚问伯淳曰：定性未能不动，犹累于外物，何也？子曰：所谓定者，静亦定，动亦定，无将迎，无内外。苟以物为外，牵己而从之，是以性为有内外也。性为随于外，则当其在外时，何者在内也？是有意于绝外诱，而不知性之无内外也。既以内外为二本，则又乌可语定哉？夫天地之常，以其心普万物而无心；圣人之常，以其情顺万事而无情。故君子之学，莫若廓然而大公，物来而顺应。苟规规于外诱之除，将见灭于东，生于西也。非其日之不足，顾其端无穷，不可得而除也。人之情各有所蔽，故不能适道，其害在于是内而自私也，用智也。自私则不能以有为为应迹，用智则不能以明觉为自然。今以恶外物之心而求照无物之地，是反鉴而索照也。与其非外而是内，不若内外之两忘也，两忘则澄然无事矣，无事则定，定则明，明则何物之为累哉？圣人之喜，以物之当喜；圣人之怒，以物之当怒，喜怒不系于心而系于物，圣人未尝绝物而不应也。人之情易发而难制者，惟怒为甚，能以方怒之时遽忘怒心，而观理之是非，亦可见外诱之不足恶，而于道亦思过半矣。

卷十 人物篇

1. 子曰：万物之始，气化而已。既形，气相禅，则形化长而气化消。
2. 子曰：人以累物为患，必以忘物为贤，其失一也。
3. 子曰：物固有是理，因而充长之，不俟乎造为，故曰益长裕而不设，设则伪矣。
4. 子曰：观物理以察己之理明，则无往而不识矣。
5. 子曰：君子循理，故常泰；小人役于物，故多忧戚。
6. 子曰：时者，圣人之所不能为也，而人之智愚、世之治乱，圣人必示以可易之道者，岂徒为教哉？盖有其理也。
7. 子曰：物形有小大精粗之不同，神则一而已。
8. 子曰：物相入则相说，说则相入。说以正为贵，君子之道，致说于民，如天地之施焉。
9. 子曰：君子之自尚，盖非一致，有抱道不偶，而高洁自守者焉；有知止足之戒，退而保身者焉；有量能度分，安于不求者焉；有清介远引，不屑世故者焉。孔子所谓志可则者，进退合道者也。
10. 子曰：二气五行，刚柔万殊，圣人由一理复其初也。
11. 子曰：非仁无以见天地。
12. 子曰：感慨杀身，常人之所易，处死生之际，雍容就义，君子之所难。
13. 子曰：观物于静中，皆有春意。
14. 子曰：圣贤之处世，莫不于大同之中有不同焉。不能大同者，是乱常拂理而已。不能不同者，是随俗习污而已。
15. 子曰：一行非所以名圣人。
16. 子曰：有志之士，不以天下万物挠己，己立矣，则运天下，济万物，必有余裕。
17. 或问：凡人辨论，自直其说，求胜人而无含容之气，何也？子曰：识量狭也。圣人之有量，天资也；君子之有量，学识也。圣人与日月并明，故天地同量。下此者，犹之江海也，钟鼎也，釜斛也，斗筲也。其涯虽异，其受也不齐，而未有不满者也。惟道无限量，知道者量必宏，学而充之，则亦随其知之所至而已。人有受一荐而满者，有得一官而满者，推而上之，至于为公辅而满者，方其未满，犹可蔽也，既不能承，则必盈溢，不可掩也。邓艾位登三公，年七十矣，其自处亦善，及破蜀有功，则心动矣。谢安闻符坚之败，不形喜色，及折屐齿，则心动矣。有饮酒既醉而执礼愈恭者，虽贤于颠沛，而为酒所动，一也。富贵公子折身过于谦抑，视骄傲者亦贤矣，亦为富贵所动也。
18. 或问：视朋友之过，不告则不忠，善告之不听，则当如何？子曰：诚意交孚于未言之前，虽不言而人信之矣。不信者，诚不至也。
19. 子曰：匹夫悍卒，见难而能死者，多矣。惟妻孥之牵，情欲之爱，能断而不惑者，鲜矣哉！
20. 子曰：勇一也，而用不同，勇于气者，小人也；勇于义者，君子也。
21. 刘安节问：人有少而勇，老而怯；少而廉，老而贪，何为其然也？子曰：志不立，为气所使故也。志胜气，则一定而不可变也。曾子易篑之际，其气微可知也，惟其志既坚，则虽死生之际，亦不为之动，况老少之异乎？
22. 子曰：以己及物，仁也；推己及物，恕也。
23. 子曰：天下之聚贵以正，聚不以正，于人则为苟合，于财则为悖入。
24. 子曰：学者必识圣贤之体，圣人犹化工也，贤人犹巧工也。剪彩以为花，设色以画之，非不宛然肖之，而欲观生意之自然，则无之也。
25. 子曰：不以己待物，而以物待物，是谓无我。
26. 子曰：圣人之明犹日月，不可过也，过则不明矣。
27. 子曰：一介之士，苟存心于爱物，亦必有所济。
28. 子曰：气之所钟有偏正，故有人物之殊；有清浊，故有智愚之等。
29. 刘安节问：太古之时，人物同生。子曰：然。“纯气为人，繁气为物乎？”子曰：然。
30. 其所生也，无所从受，则气之所化乎？子曰：然。
31. 子曰：物穷而不变，则无不易之理。易者，变而不穷也。
32. 子曰：万物始生也，郁节未通，则实塞于天地之间，至于畅茂，则塞意亡矣。
33. 子曰：哲人知几，诚之于思乎！志士励行，守之于为乎！顺理则裕，而从欲则危乎！
34. 子曰：君子之教人，或引之，或拒之，或各因所亏者，成之而已。
35. 张子曰：洪钟未尝有声，由扣乃有声；圣人未尝有知，由问乃有知。子曰：谓圣人无知，则当不问之时，其犹木石乎？张子曰：有不知则有知，无不知则无知，故曰圣人未尝有知，由问乃有知也。
36. 或问：天民与大人之道何以异？子曰：顺天而行道者，天民也；顺天而为政者，天吏也，大人则进乎此矣。
37. 子曰：君子处难，贵守正而不知其它也，守正而难不解，则命也。遇难而不固其守，以自放于邪滥，虽使苟免，斯亦恶德也，知义命，不为也。
38. 子曰：先儒母弟之说，非也。礼云立嫡子。母弟者，谓嫡也，非以同母为加亲也。以同母为加亲，是知母而不知父，非人道也。
39. 子曰：圣人之德，无所不盛。古之称圣人者，自其尤盛而言之。尤盛者，见于所遇也。而或以为圣人有能有不能，非知圣人者也。
40. 子曰：厚责于吾所感，薄责于吾所应，惟君子能之。
41. 子曰：圣人责人缓而不迫，事正则已矣。
42. 或问：君子与小人处也，必有侵陵困辱之患，则如之何？曰：于是而能反己，兢谨以远其祸，则德益进矣。诗不曰：他山之石，可以攻玉？
43. 子曰：人各亲其亲，然后能不独亲其亲。
44. 子曰：君子常过于厚，小人常过于薄；君子常过于爱，小人常过于忍。
45. 子曰：欲利己者必损人，欲利财者必敛怨。
46. 子曰：今之世称曰善人者，岂如无恶可欲也哉？殆亦昏弃无立之异名。
47. 子曰：圣人之心未尝有，志亦无不在，盖其道合内外，体万物。
48. 子曰：圣人之心，虽当忧劳，未尝不安静，其在安静，亦有至忧，而未尝劳也。
49. 子曰：万物之理皆至足，而人于君臣父子之间，不能尽其分者多矣。
50. 子曰：无物无理，惟格物可以尽理。
51. 或问：圣人之道，其难知也？子曰：圣人未尝言易以骄人之志，亦未尝言难以阻人之进。盖曰未之思也，夫何远之有？是言也，涵蓄无穷之旨，学者宜深思也。
52. 子曰：羁靮以御马，而不以制牛，人皆知羁靮之制在人，而不知羁靮之用本于马也。圣人之化亦如之。
53. 子曰：君子之道，贵乎有成，有济物之用而未及乎物，犹无有也。
54. 子曰：天地万物之理，无独必有对。
55. 子曰：圣人，天地之用也。
56. 子曰：圣人尽道，以其身之所行者教人，是欲天下之人皆至于圣人之域也。佛氏逃父弃家，毁绝伦类，独处山林之下，乃以所轻所贱者施诸人，岂圣人君子之心哉？
57. 子曰：凡物有形，则声色臭味具焉，四者之虚实均而实胜也。意言数象，亦然。
58. 子曰：梦之所接无形声，而心所感通，则有形声之理。物生者，气聚也；物死者，气散也。
59. 子曰：君子在蹇，则有以处蹇；在困，则有以处困。道无时而不可行也，不以蹇而蹇，困而困也。
60. 子曰：元者，物之先也，未有不善者，成而后有败，兴而后有衰，得而后有失，事无不然者。故孔子赞之曰：“元者，善之长也。”
61. 子曰：凡人有己，必用才；圣人忘己，何才之足言？
62. 或问：符瑞之事有诸？子曰：有之。“圣人不道焉，何也？”曰：因灾异而修德，则无损；因祯祥而自恃，则有害，是以不道也。
63. 子曰：尧夫云：能物物，则我为物之人也；不能物物，则我为物之物也。夫人自人，物自物，其理昭矣。
64. 子曰：合而生，非来也，尽而死，非往也。然而精气归于天，形魄归于地，谓之往，亦可矣。
65. 子曰：与昧者语，如持掖醉人，左扶之则右仆，右扶之则左仆，欲其卓立中涂，不可得也。
66. 子曰：庄周言神人者，非也。圣而不可知，则不可得而名，故以神称之，非谓神人加于圣人一等也。
67. 子尝言：昔游乎雍、华之间，关西学者六七人从予行。一日亡千钱，仆者曰：非晨装遗失，必涉水沉之矣。子曰：惜哉！有谓子曰：是诚可惜也。又有曰：微哉千钱，又何足惜也？又有曰：水中、囊中，人亡，人得，可以一视，何叹可惜也？子曰：人苟得之，则非亡矣，今乃坠诸水，则无用，吾是以叹之。及语吕与叔曰：人之器识，乃如是之不同也。与叔曰：夫三子之言如何？子曰：最后者善。与叔曰：善则善矣，观夫子之言，则见其有体而无用也。予因善志之。既十有五年，阅故编见之，思与叔不幸而蚤死，为之陨涕。
68. 子曰：君子之学，必日进则日新，不日进者必日退，未有不进而不退者。惟圣人之道无进退，以其所造者极也。
69. 子曰：圣人之言，其远如天，若不可阶而升也；其近若地，则亦可以履而行也。
70. 子曰：有求为圣人之志，然后可以共学；学而善思，然后可以适道。
71. 子曰：多权者害诚，好功者害义，取名者贼心。
72. 子曰：君子好成物，故吉；小人好败物，故凶。
73. 子曰：万物皆备于我。心与事遇，则内之所重者更互而见，此一事重，则此一事出。惟能物各付物，则无不可矣。
74. 子曰：为有为而以无为为之，是乃有为耳，圣人无为异于是。
75. 子曰：元气会，则生圣贤。
76. 子曰：凡物参和交感则生，离散不和则死。
77. 子曰：君子之于义，犹小人之于利也，唯其深喻，是以笃好。
78. 子曰：圣人济物之心无穷，而力或有所不及。
79. 子曰：聚为精气，散为游魂；聚则为物，散则为变，观聚散，则鬼神之情状著矣。万物之始终，不越聚散而已。鬼神者，造化之功也。
80. 子曰：才高者多过，过则一出焉，一入焉。才卑者多不及，不及者殆且弛矣。
81. 或曰：凡物之出，各自其气之所胜而化焉。子曰：何以见之？曰：如木之生，新根既大，则旧根化矣。子曰：是克也。或曰：克则木化为土而何？子曰：非化也，克也。物无一定，盛衰相因。古之人以迭王言五行，尽之矣。或曰：五行一气也，其本一物耳。子曰：五物也。五物备，然后生，犹五常一道也，无五则亦无道。然而既曰五矣，则不可浑而为一也。
82. 子曰：物有本末，而本末非二道也。
83. 子曰：致中和，天地位焉，万物育焉。曰致曰位，非圣人不能言，子思盖得之云尔。
84. 子曰：圣人无私无我，故功高天下，而无一介累其心。盖有一介存焉，未免乎私己也。
85. 子曰：圣人之心，如天地之造，生养万物而不尸其功，应物而见于彼，复何存于此乎？
86. 子曰：轻浮巧利之人，去仁远矣。
87. 子曰：天理无私，一入于私，虽欲善其言行，皆非礼。
88. 子曰：不履圣贤之行，则亦不能入其阃奥。
89. 子曰：不可为而为之，圣人无忘天下之心也。
90. 子曰：隘与不恭，君子不由，拔本塞源之教也。
91. 子曰：因是人有可喜则喜之，圣人之心本无喜也；因是人有可怒则怒之，圣人之心本无怒也。譬诸明镜诚悬，美物至则美，丑物至则丑，镜何有美丑哉？君子役物，小人役于物。今人见可喜可怒之事，必容心其间，若不啻在己者，亦劳矣。
92. 子曰：上下一于敬，则天地自位，万物自育，气无不和，四灵何所不至？此圣人修己以安百姓之道也。
93. 子曰：为恶之人，原于不知思，有思则心悟。
94. 子曰：物未尝不齐也，强欲齐之者，非物不齐也，汝自不齐耳。
95. 子曰：上竿而戏者，自数尺至于百尺，习化其高也，况圣人至诚妙物之功乎！
96. 子曰：圣人一言，即全体用，不期然而然也。
97. 子曰：人之所以为人者，以有天理也，天理之不存，则与禽兽何异矣？
98. 或问：于传有言，太古之时，人有牛头蛇身者，信乎？子曰：谓之人，则无是矣。或言其赋形之有肖焉，则可谓云尔已矣。
99. 子曰：物我一理，明此则尽彼，尽则通，此合内外之道也。语其大，至天地之所以高厚；语其小，至于一草木所以如此者，皆穷理之功也。
100. 子曰：穷物理者，穷其所以然也，天之高、地之厚、鬼神之幽显，必有所以然者。苟曰天惟高耳，地惟厚耳，鬼神惟幽显耳，是则辞而已，尚何有哉？
101. 子曰：惟圣人凝然不动。
102. 子曰：惟圣人善通变。
103. 子曰：五行在天地之间，有则具有，无生出先后之次也，或水火金木土之五者为有序，不可也。然则精神魂魄意之五者为序，亦不可也。